

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卽位韓熙載薦之名見問爲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眞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誚云舟車有限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撥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馬令南唐書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

釣磯立談

附錄

五知不足齋叢書

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欲窮其技能名與宴飲設倡樂弈碁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必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教我虛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母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校書郎稍遷州從事以

羈縻之虛白恥初言失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獻江北地求成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元宗舟次蠡澤虛白鶴裴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

釣磯立談

附錄

六知不足齋叢書

居山亦曾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二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嘆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畱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于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頗備

吳任臣十國春秋

刊誤

舜染於許由墨子作許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

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

墨子無以字當去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辛岐踵之戎墨子云夏桀染

於干辛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

墨子云厲王染於厲公長公榮夷終陶王染於虢公鼓祭敦墨子云陶王染於傅公夷

蔡公○踵之戎呂氏春秋無之字祭敦呂氏春秋祭敦

右應補宋子嵩初佐烈祖一條內

釣磯立談附錄

七知不足齋叢書

江南野錄

宋 龍象

先主名聲字正倫朱梁統制天下楊行密專據湖南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携歸為己子遂用已姓吳主委正先主遷左僕射遂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

義父溫為武王改元昇文復姓李氏

世宗即位遣孫忌奉表稱藩既而背約世宗問忌江

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三十萬未易可倚世

宗曰江南不見十數郡何可期也忌曰精兵雖止十

江南野錄 八

餘萬然長江一條飛端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

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後主名顯字重光

周世宗恕不割淮南地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說

之乃後主與眾獵焉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倚也乾德

二年始與鐵錢以當銅錢十之一是歲納國初先主

之世均量民田以莫科賦家出一卒號為義師又於

客戶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嗣主許諸郡民既沒每

端午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鐵盤羅之打標至是盡蒐

為卒號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子新習之技勇軍又

募豪民自被縉 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軍王

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

初後主違旨拒命嘗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

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聚室自焚太祖曰此措大兒

語再徒有其口必死其志果然

孫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甌盛菘樹鳳池樓集

梟翟遂罷相

嗣主如南都既數日詰旦殿庭忽見飛獐一脚視之

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往詢陳陶陶曰昨

江南野錄 八

暮乃狼星直日故爾嗣主嘆曰真鴻儒矣

世宗怒江南失約召成賁之乃置戾于樓車

李後主酷信浮屠有僧與后頂僧伽帽袈裟誦佛

書拜跪頓顙至為痛養親為桑門削作剃簡子茲之

腮頰少有滯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投學佛捏印而

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

王師剋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為巨魁熙載是夕自賦五

首且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道罕

江南野史

丁卯冬月
南昌復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六 史部 載記類

江南野史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龍衮撰 衮爵里未詳 其書皆記南唐事 傳之體而不立紀傳之名 如陳壽之志 吳蜀第一卷為先生 昇第二卷為嗣主 瑒第三卷為後

主 煜而附以宜春王從諫及小周后 第四卷以下載宋齊邱以下 僅三十人 陳陶並賓于諸人

有傳而查文徵 韓熙載 諸人乃悉不載 考鄭樵通志略載此書原二十卷 此本闕十卷 晁公武

讀書志載此書凡八十四傳 而此本闕五十傳

江南野史總目

殆輾轉傳寫 依脫其半 錢曾讀書敏求記亦作十卷 則明以來已無完本 不自今始也 曾稱其

行文賅雅 今觀諸傳 皆依次完 雅頗乖 史體陳振孫書錄解題載無名氏江南餘載 序排詆此

書頗甚 是當時已譏其疎 黃朝英靖康細素雜記摘其敘江為世系 與史不符 又摘其記伶人

李家明苑中詠牛及皖公山兩詩 與楊億談苑所記王感化對嗣主李璟事 姓名時代互異 又

摘其記家明對嗣主兩體 抽稅事與南唐近事以為申漸高事者 亦復低借 王楙野客叢書摘



其記陳陶仙去而曹松方干皆有哭陶詩是傳
 聞異詞亦所不免然其中如孫晟林文舉諸傳
 與五代史頗有異同可資考證焉陸二書亦多
 採之流傳既久固亦未可廢焉

江南野史總目

二

江南野史目錄

卷一

先主

卷二

嗣主

卷三

後主

宜春王

卷四

宋齊邱

卷五

江南野史目錄

孫忌

劉仁贍

陳諱

鍾謨

朱元

卷六

彭昌

尹琳

彭圩

陳睨

沈彬

卷七

陳省躬

周彬

孫鮑

鄧洵美

李家明

卷八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于

孟貫

江爲

卷九

汪台符

張翊

胡元龜

林仁肇

劉洞

卷十

江南野史目錄

盧絳

朱令賓

申屠令堅

劉茂忠

江南野史卷一

宋 螺川龍 袞 撰

先主

江南先主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唐憲宗之子建王格之後祖志授署爲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爲事屬時離亂羣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踞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衆數十里之地久之聞海賊夏詔衆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旣往而說詔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遺世多難先祖基業

江南野史一

原章 書

蕩然橫流爲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爲喻詔咸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爲所敗行密聞之因帥師攻之數敗乃爲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以爲徒弟後行密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方類豐頤隆上短下乃攜歸爲己子先主雖少而天性穎悟

風敦子道朝夕起居溫清左右承顏侍膳迥若成人及遇溫戚屬皆能俯躬迎奉溫婦見之亦頗鍾愛撫養無異逮十餘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務令主領之自是溫家生計食邑采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廩雖有專吏主職然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給疋之數無不知其多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牲脯饌肴蒸賓客從吏之費概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媵姥寒燠衣御執綉帶帛膏下之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溫之嫡子皆好騁田獵先主惟習書計暇則肄射所志必精遂用徐姓

江南野史一

二

名知誥既長溫爲娶其婦亦能奉蘋藻致柔順之美溫嘗卧疾惟先主躬侍左右至於糞溺皆親執器動至連月踰時扶掖出入或通宵達曙曾不解帶或夜間警欬乃率婦同往者數四溫於幃間聞人至則問曰汝爲誰耶對曰知誥在斯又問曰彼更何人對曰知誥之婦溫見其篤於孝養而復能幹家知非常品而諸子難及乃曰吁汝雖異族然吾無親疎先主聞之侍衛愈謹未幾溫起先主婦卒溫知其篤孝爲之感歎久之溫指侍右一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益不啻數倍汝可歸之奉汝箕箒遂

生嗣主及諸王後溫凡出征討而疑其帳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習熟武事因能騎射起家爲偏將會宜州叛亂時溫已秉軍政遂命人將柴再用討之以先主監軍事既至乃率部下先擊之賊平先主功居最遷昇州刺史時諸郡皆以兵甲爲務而先主專尙文儒延納多士未幾會親信饒洞天薦南昌人宋齊邱一見與語終日館於門下朝夕諮訪政治齊邱遂說宣頒布六條以率羣吏定民科制勸課農桑薄征輕賦禁止非徭在位十餘年民庶豐實郡邑安堵律禮修舉庶位公廉城郭清固軍器充積兵士輯睦人樂

江南野史一

三

爲用義父溫聞其完葺乃以嫡子知誥居廣陵輔政來自領之遂移先主刺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誥爲大將朱瑾所殺初知誥秉政朝廷得之爲昌華相公因是輕肆驕傲辟命卿相鎮戍藩翰多所不道瑾頗銜之瑾爲人悍毅勇敢決烈獨在唐末屬朱梁篡逆瑾爲郡守拒命不從梁師屢征不克會其兄瑛以別郡先降梁祖視討瑾乃遣瑛於城下諭令歸順瑾大怒乃僞開壁請與見面語遂飛刃刺殺瑛梁祖悅歎攻圍愈急遂亡歸淮南時人壯之呼其小字爲朱憨哥瑾旣殺知誥乃持其首詣吳主主曰他有父在非孤

敢聞卿善自爲謀瑾乃大呼於市朝因欲作亂時無附之者遂自到先主乃率部下渡江以定亂瑾已死吳主遂委政先主遷左僕射參政握兵權軍國之事莫不已出越人寇毗陵先主以府兵拒之大戰於無錫越人奔潰鄰境之內惟錢氏爲仇因是與之和好兵甲遂弭乃傾意折節奉上接下禮待將校推其慈惠致之腹心以寬簡優柔存恤驍勇夙將元寮素所跋扈者無不樂從互與歡飲士民富實桴鼓不聞朝廷頽綱以禮振舉上下訖又遠邇樂推呼之爲政事僕射大江南北封境之間二十餘年治平如砥乃治

江南野史一

四

府署之內立亭號之曰丞寶命宋齊邱爲記以待多士於是四方豪傑翕然歸之或因退居休沐之暇親與之宴飲諸訪闕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時中原多故名賢夙德皆亡身歸順乃使人於淮上以厚幣資之既至糜以爵祿故北土士人嚮風而至者殆數十人羽翼大成神佐彌衆或人讓先主於義父溫曰軍國大政請以嫡嗣持之不宜假手於他人先主聞之乃表乞罷政而宋齊邱諫之請緩其事迫數日會溫發疾卒遂止其議時義弟知詢代嗣父溫與金陵遙總朝綱每與先主爭衡因使說之入朝遂以吳主之

命留而不遣黑其政權由是先主始獲專任朝野歸附位望日隆遷侍中中書令守太尉都督諸軍事遂黃溫故事出鎮建康以長子璟參政進封先主爲齊王加禮建齊國置百官以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遂受吳禪奉吳主爲讓皇徙居丹陽宮改吳年號爲昇元元年尊義父溫爲武皇帝義弟知證等請歸姓先主猶懷徐氏鞠養之惠不忍改之百官堅請於是復姓李氏立大唐宗廟祀高祖太宗而降追尊四世祖恪爲孝靜王奉考榮爲義祖封徐氏玉子復爲王諸孫男女俱爲郡縣主百官進位有差乃郊祀園邱

江南野史一

五

禮畢羣臣皆賀復上尊號遇而不行郡邑報符瑞者數十亦止而不書以丞相宋齊邱爲洪州節度使將行請使通好契丹遂以宮女繒線珠璣遺泛海而行明年蕃使亦至於於是交聘往來者不絕是時江淮無事累歲豐稔兵食盈積而梁宋屢亂羣臣咸言土運中興宜復先代疆宇之請其歲吳越災焚其宮室府庫兵甲殆盡羣議請乘其微諸將奮勇者頗廣先主不納遣使唁之厚饋幣粟以期其乏殆將假而卒之以入中土未幾會先主疾篤使召宋齊邱受顧命託以後事長子吳王璟嗣位卽日殂於正寢時昇元七

年年五十六歲謚曰孝高廟號烈祖先主身長七尺
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音厚重望之逼人與語可愛
少遭逆難長罹兵革民間疾苦無細不知初建康有
處士汪台符上書陳九患利害之說皆親閱覽窮究
臧否不恥下問稟而行之自登位之後遣官大定檢
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獲允當人絕怨咨輸賦不稽然
而仁孝之誠頗動天地圓邱之祭司天奏月延三刻
是時上旬月當三更而沒升壇之際皎然如日禮畢
而落時饒州餘干民母因抱攜其孫失手墜地其子
怒拔刃斫之刃且未及自屢而下忽陷於地先主遂

江南野史一

六

命作濶刃鏃之又吉州豪民龍氏鬻穀不售上神崗
禱廟求旱爲暴震所殺迨末年懿敬慈恕山林藪澤
禁止以時思澤渙汗及被我民曰民各生父母安用
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於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
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爲之將終乃謂
嗣主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縉帛七百餘萬吾死之後
善和好隣境以安宗社不可冀楊皇之跡恃食阻兵
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爲孝子百姓謂汝爲賢君
矣殂落之日四方黔首歎息涕泣而輟其食初有禪
代之志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遽且召問將斬

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
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
而釋之又天祐中諸郡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
海徐氏之望鯉姓也天時人事冥符有如此者

江南野史一

七

江南野史卷一

宋 螺川龍 亥 撰

嗣主

嗣主名琚字伯玉先主長子年始十歲出為邵遷諸
衛將軍典領軍事先主出鎮金陵以國政付之轉兵
部尚書參政事明年亦赴建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
外諸軍副都統先主受禪封吳王諸道元帥改封齊
王子嗣位乃改元為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妃鍾
氏為皇后以太保宋齊邱為相封三弟景達為王未
幾告將禪位於宋都留守景達固讓不許給事蕭儼

江南野史二

一 景達

極諫不聽封長子冀為南昌王是歲虔州妖賊張遇
賢作亂皆絳其衣時謂之赤軍子冀取南康眾至十
餘萬虔守輕之歸兵屢擊皆失利奄至突山去城十
餘里為營嗣主遣將討之連破賊眾遇賢懼棄眾而
走獲其副黃伯雄斬之是歲下令中外庶政盡委齊
王景達參決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入白事餘非
召對不見宰相宋齊邱上疏極諫不聽其畧云臣事
先朝迨三十年每論議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
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懇今始即位而不
與羣臣相見是陛下偏專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

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獨開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
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
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
絕也今深居遠處而欲聞民間疾瘼艱苦是猶惡陰
而人乎隧道也然臣老矣草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
而可待以日乎於是黜齊邱為潤州節度使既行朝
廷有位者咸竊排毀言與親信陳覺等樹朋黨自此
始矣齊邱因乞歸九華舊隱遂封為九華先生議征
建州王延政與福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改正朔
史相為亂嗣主諭以禍福各不從阻兵相殘復會查

江南野史二

二

文徽素知閩建山路險易遂以邊鎬與文徽帥師討
之復遣祖全恩將兵至建陽建州兵亦隔水而陣因
以建州降將孟堅引師自後攻之建人大敗退保其
城時福州民李義殺延政之子自稱留後遣使納款
降嗣主使以義為瀛州刺史延政由是師益失援遂
皆降是歲改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劍州裨將陳誨
為劍州刺史遣齊王景達徵九華先生宋齊邱與之
俱還崇奉朝請而已是時福州李義專據其地叛乃
詔建州防戍討之及命信州節度使王建封同開福

州表初求援於越越以舟師浮海而至焉延魯縱之
登岸而不能禦敵越人乃出李義家族將棄其城會
王建封先揚言曰吾軍敗矣燒營而遁諸軍相顧而
潰嗣主歸罪延魯使領至建康遂流於舒州是時虜
主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价言諸道於中
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仕郡爲從
事昔後唐清泰主失御晉高祖以太原叛與契丹通
好結爲父子事之爲君臣晉主旣因虜兵入洛陽登
梅閣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於虜
主守職爲郎焉嗣主曰契丹爲滄何如對曰蕃不治

江南野史二

三

漢漢不治蕃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
如對曰詔則呼漢兒曰蕃家旣無翰墨何以徵賦對
曰蕃地不產五穀故無徵賦然臣事單于迨方數歲
亦未嘗視虜廷之事或傳徵兵適以箭爲號每一部
蕃傳箭一雙曰何以眼多少曰以皮爲約何謂皮約
曰築隘巷以一皮籍之兵騎過而踐焉以糜糗爲度
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兔爲准曰卿主所以命孤
者將奚爲對曰晉少主逆命背約旣遣入蕃虜主欲
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爲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
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

獨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昔使聞之
遂行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橫嗣主乃歎曰孤不能因
其危逆命將興師抗行中國恢復高太之主宇而乃
勞師於海隅孤實先代之罪人也至於悔恨百端不
能自弭時秦州刺史皇甫暉王建及沿淮羣盜皆來
降至明年命兵部尚書賈淺入契丹報聘以太傅朱
齊邱爲洪州節度使漢河中節度使守司徒李守貞
爲漢師所圍遣從事朱元李平來乞師初晉少主世
虜耶律德光再寇河北命守貞副杜重威率眾御之
至中渡橋爲虜主所圍遂降之德光旣入梁國明年

江南野史二

四

歸番漢高祖自河東入踐阼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
城降至隱帝卽位恐重威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
之黨疑不自安遂據城不願隱帝命周太祖征之攻
其城且急守貞懼乃竊遣元等至其表畧曰臣之先
世乃唐之遠裔祖侯禰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勳著於
簡策昔者巢寇犯闕僑昭失御宗社板蕩爲人所有
臣雖生於梁末幼失怙恃寄丁孤苦遭世多難迫能
執戈捐身事晉征討攻伐相立戰功爲高祖見擢俾
典禁衛頗著勞績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泊少主厄運
送歿成虜晉鼎覆餗天下橫流疆宇無主臣不勝憤

輒痛心疾首欲効愚忠誅鉏蛇豕恢復先業庶安宇
內功未及立兇黨俄臨舉寡不敵遂罹圍迫臣雖躬
當矢石以帥羣下悉力固守冀殄犬羊殞首不顧臣
之分也然預備不虞有備不敗古之善教也臣遠聞
君王勅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推亡固存有王
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况臣忝宗盟敢
罄誠款荷君王察臣忠勇憐顧本枝救患恤鄰過強
折順爰遣邊將出爲東援則君有五霸之功不讓於
桓文之主苟獲全濟實君之惠云云嗣主覽表遂遣
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西面行營招討使帥諸軍並

江南野史二

五

進至淮甸開河中城已陷守貞勢屈遂與妻子酣謀
於樓上使樓下舉火自焚於是班師而元等留江南
誅節度王建封初招討使王崇文圍福州命建封分
兵攻守其東城門垂陷因嗣主失機先詔崇文爲福
州節度使建封聞之心不平遂受李義厚賂先燒營
而遁國家以前功隱忍未卽加誅例轉同平章事建
封不讓大體求籍中書政事嗣主曰卿乃一使相耳
安可亂常僭於台輔汝無惹鬧自是人號之爲王惹
口恣跋扈累表邀求發言不遜嗣主怒發前後罪
犯殺之鼎州節度使馬希萼奉使來乞師希萼乃楚

武穆王之子其家法兄弟傳國兄希範違命越次立
同母弟希廣初希萼授桂林節度使自鎮來奔喪未
至希廣懼將害已使以舟師自上流迎衛送至鼎州
既而構隙欲誅希萼故來乞師爲援其表畧曰昔先
王早以勲業基有楚國不幸卽世顧命之夕顯令兄
弟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獲享國祚無何嗣君不延
永命奄棄社稷計告至日臣不勝痛切膚骨血泣頓
臆卽時奔走哀庭冀處苦由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
未彌禍孽豎構隙間離我戚屬用亂我先序潛阻兵
戈將謀勦絕苟不更圖殞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价

江南野史二

六

輝布腹心惟君存先王之昔好賴大國之威武許出
兵援以拊不腆庶俾盜黨免弄凶器云云嗣主乃遣
將何洙應之會希廣攻之不克希萼遂帥州兵及五
孫蠻攻殺希廣遂遣右僕射孫忌持節立希萼爲楚
王旣立荒淫驕恣不恤國政其將徐威等作亂乃囚
希萼立其弟希崇嗣主聞之遣邊鎬討之希崇出降
遂入長沙迎希萼希崇歸以爲王初南漢王劉氏之
子嗣立聞馬氏兄弟敗亂徙江南遂遣將進取桂林
仗至桂陽監嗣主遣大將張巒至柳連間復歸將
楊勝侯忠帥袁吉二郡鄉師合數千人分道而進至

臨賀與廣人戰於城下廣人敗績城守使壘上流以誘我忠等見水淺乘勝破木柵而入因各爭功縱兵亂掠廣人伏兵拒之忠等失利退遇決水泛溢士卒溺死者大半餘衆宵遁繚未至桂聞忠等敗於是亦班師秋分洪州高安縣爲筠州以右僕射孫忌爲相鼎州劉言叛襲長沙邊鎬棄城走鎬爲人柔懦酷信釋氏凡出征伐無威武嚴號令苟幸克捷多以坐濟爲利初平劍州時人呼爲邊羅漢至是政出羣小弱而無斷惟事柔門廣設雜施楚人羅苦謂之邊和尙乃無守禦脫身夜遁遂流之於饒州是歲周太祖登

江南野史二

七

極明年建康災焚廬舍營署踰月乃止保大十一年境內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明年三月民大飢疫死大半下令郡縣煮粥賑之飢民食者皆死城內外傍水際積屍臭不堪行是歲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奉表乞師求援彥超乃漢高祖同母異父弟性驕狠而無謀漢祖既登極遂授以兗迨周太祖自鄴入京師彥超帥部下輔隱帝拒戰尋敗因收集餘騎歸兗據城不順周太祖將親征之懼而求援嗣主遣兵數千至淮大爲周師所敗俘其將校遂誅彥超彥超常以金帛募海上客得五百餘輩皆魁岸膂力勇敢及周師

圍城客說彥超曰今圍急城且將陷請開門爲公以熱血相潑一場決勝敗安能於危窘之地坐守誅戮彥超不能從周祖聞而義之城陷命開圍東角縱之客結圓陣而出周祖使戒之曰朕旣赦汝所過城邑莫害民人對曰臣皆海曲之民少負節義偶爲彥超所誤不能成功臣之恥也今陛下旣釋臣等願歸於農以奉聖朝敢有他志再取亡歿言訖皆山呼而去太祖旣平彥超乃釋所俘江南將校而諭之曰卿歸語汝主朕征有罪乃爲君之道何煩遠援以附不庭朕方和結鄰好休邊境是所願也卿可言之嗣主聞

江南野史二

八

而悔恨忘食先是漢末遣使往湘潭市茶會邊鎬平馬氏例俘於江南嗣主因而引對對勞遂以上茗萬斤備人船遣之自夏口轉令入江陵而還是歲周世宗嗣位明年夏授天威將軍都虞侯劉仁贍爲壽州節度使冬周師入淮甸命神衛統軍劉彥貞帥師向壽春以禦之遣江州節度使皇甫暉將兵爲援時師棄營退據浮橋以俟我師彥貞議追之仁贍以爲師之姦謀恐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其隙彥貞將家子少長富貴惟貪婪聚斂爲務莫知兵法不經戰鬪多喜虛譽能射帖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知我至則

先遁走不追何待裨將滅師等特勇寡謀貪功輕敵不顧兵騎夜發晨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戰不利爲周師所敗諸將皆沒凡喪師徒僅以七萬時江淮甯久民不知兵大軍旣敗莫不惶怖諸郡無備皆棄城而北於是遣宰臣孫忌及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請稱藩以和周世宗使德明復命議畫割淮南之地爲好德明旣還盛稱世宗英德德明固請割地爲便陳覺尤忌德明因是固執割地無益且言德明背國圖利然德明素無行義言多過謬舉朝不信德明知說不見用乃大呼於衆曰周師渡江國必亡矣嗣主

江南野史二

九

怒乃斬德明使齊王景達與陳覺帥師向壽春爲援先是讓皇一族徙居秦州至是命園苑使尹延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屢斬延範楊氏遂絕旣而嗣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厥孤非不知之不得已矣初江北諸郡與屯田執事者虐用民力人多怨之及周師至皆以牛酒迎之而周師不能安撫皆奴隸俘虜視之如草芥民乃不懼相與起義治農器爲兵編紙爲甲胄處處保聚謂之曰白甲子周師討之每爲所禦劉仁贍厲志監守遂襲

城南大寨俘斬數千級裨將張全約周饒皆決以死誓時諸路進攻朱元復舒州李平克蘄州唐進克泰州周師在諸郡者皆退舍壽春元帥景達與陳覺屯濠州聚兵五萬無決戰之計築甬道欲通壽春張全約與周饒不和仁贍乃斬全約而周饒病死仁贍亦發疾時朱元陳覺有隙將戰遂與部下叛裨將時廷厚止之元殺之而行於是諸軍大潰邊鎬等爲之擒景達陳覺奔還劉仁贍疾篤不能視事副使孫羽以城降惟楚州守將張彥卿不下周師圍之矢石如雨民雖死困守益堅迨一年食盡方陷彥卿風將之後

江南野史二

十

善撫師旅共啗甘苦城破之日與軍十萬戰而沒無一生降者遂屠其城世宗召江南之俘劉承遇諭之以通和嗣主遂遣宰臣馮延巳陳覺奉表至周獻舒廬滁和蘄黃之地以和遂下令去帝號正朔從顯德以營屯應援使林仁肇爲潤州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贈孫忌太傅追封魯國公贈張彥卿侍中放太傅宋齊邱於池州九華舊隱初朱元之叛舉國震懼時陳覺李徽古每白嗣主言國祚將亡宋公本造國手非此公不可請舉國授之國事委行之後以聞陛下深居後苑與覺時從容奉談釋老而已嗣

主乃命中書舍人陳喬具詔將行會喬極諫其議遂止陳覺自奉使回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爲可殺以謝過鍾謨聞之不信白嗣主固請北使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自責言非續之罪此乃本國之過也世宗曰必使續如是乃忠臣矣朕爲天下之主肯殺忠臣乎謨既反命嗣主乃下令盡殺其前後罪惡遣使監守宋齊邱因自縊而死貶陳覺李徵古皆殺之初旣使陳深忌奉表稱藩而世宗遣李德明及命議割淮南以和而不聽德明兄殺復使景達出世宗聞之怒江南背約遂問忌

江南野史二

十一

江南可取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小然甲兵尙三十餘萬未易可圖世宗讓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而師旅太多何見欺歟忌曰精甲利兵雖卽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風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邱智謀宏遠機變如神指授師徒坐制之勇乃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敵十萬世宗聞而惡之乃載忌使諭劉仁贍降忌乃反其辭會左右譖忌於世宗云者說朱守殷以汴州叛尋殺忌後使鍾謨還命曰朕與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邱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邱之死亦由是焉時彗孛

頻見斗牛之分乃議遷都以避之且建康與敵隔境江又在下流敵寇若至則嬰城自固苟令外郡守節雖救甚難乃爲劉禪陳霸先耳今我移都豫章據其上流而制其根本此上策也羣議未決惟樞密唐鎬贊成其議乃使修葺洪州爲定都之計封次子從嘉爲吳王居東宮貶禮部侍郎鍾謨尋殺之貶天威軍都虞候張密於宣州殺之與鍾謨謀逆故也收豫章郡爲南都是歲太祖登極建隆二年春嗣主如南都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監國所過郡邑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次於廬山與從臣建於山中寺觀徧覽勝境賦詩談讌旬日而行三月至南都洪州乃藩鎮之地及爲王都則湫隘尤劇宮府營署十不容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皂隸皆旦夕思歸嗣主恐生變憂憤煩悖因此怒唐鑑阿旨欲致極法鎬懼縮死嗣主方議東遷未幾而疾作六月殂於洪州年四十六歸葬建康嗣主音容閒雅眉目若畫趣尙清潔好學而能詩然天性儒懦素昧威武自嗣立以來常欲脫去機務游泳淡寂以保社稷不獲其意而聰悟迷惑潤於聽斷故多爲左右所阻東征西討出不由衷刑辜戮殺逞志於怒故致號令無法長惡稔愆喪師虛國自

江南野史二

十二

已而作及周師俄至頽然無備神情委懾若無所措
先主顧命之詞徒虛語耳孝子賢君不亦遠乎於是
躬於割地媿作藩臣情慮荒悖不能自懋遂議遷都
遁強趨弱亦叔世季年實可嗟悼既至南都常不自
安將宴百僚於殿上忽見故太傅宋齊邱自陞而趨
進送惡之入而得疾數日而殂識者謂信讓而害於
賢良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齊王將受吳禪有善相者
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因指齊王景達曰此雖
不及於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出嗣主相者曰只
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立常欲禪位景

江南野史二

十三

達與宋齊邱既不獲後果表淮南而國幾亡矣後景
達出鎮臨川開寶中以壽終

江南野史卷二

江南野史卷三

宋 螺川龍 袞 撰

後主

後主名昱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焉嗣主第六
子太子冀同母弟初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甸遷神
武軍都虞侯沿江巡撫田獵於野時周世宗怒不割
淮南地帥眾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
後主與眾獵焉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
聞之因立為後以吳王參政嗣主南遷洪州遂立為
太子監國嗣主殂遂即偽位尊母鍾氏為太后立妃

江南野史三

一 陳章叢書

周氏為皇后封諸弟為王百官皆加職罷都郡屯田
歸州縣委所屬宰簿與常賦俱征隨所租入十分錫
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廩諸朱膠牙稅亦然由是公無
遺利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刻獲安業焉乾德二
年始用鐵錢以十當銅之一初嗣主即位征伐頻起
先主德昌泉布既竭遂議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
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百姓盜鑄幾
至一斤餘以一文置水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
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之民復盜鑄
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雖以

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衆而不止又先主世不槩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爲定制以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守南昌冬建州節度使陳晦卒時後主罔恤政務曉於禁中卧聽內道場行童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剃度爲僧而童子姦猾封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於是普度焉是歲十月二十日後主納國開寶三年冬後主因校獵於青龍山還大理寺覲錄囚繫多獲原有給事蕭儼中書侍郎

江南野史三

二

韓熙載等彈奏稱獄訟必申有司圍圍之中非駕所宜至請省司罰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三年夏太白日見至秋方沒又二日相觸時人以視見之是歲韓熙載卒天王使至諷後主人朝昱不應詔初流言共謂北使竊伺後主延餞至船必載之北渡自是後主懼不復登使者船秋撫州齊王景達卒遣弟宜春王從謙入朝京師冬有商人上密事請竊往江陵焚燒北朝所造樓船戰艦數千艘乞割符驗後主懼事泄不敢聽於是商人遁去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省爲左右內史府尙書爲司會府御史臺

爲司憲府翰林爲宏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諸王爲郡公初臺閣股各有鳴吻自乾德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四年冬南都留守南昌林仁肇卒遇鳩也誅內史舍人潘佑戶部侍郎李平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申令堅爲吉州刺史六年遣次弟鄧王從益朝京師尋遣回諭後主入朝六年冬王師濟江克池州以天德軍都虞候杜真率師禦之敗績於當塗遂戒嚴城守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募民獻納緡粟以裨國用而署之以爵秩時獻者頗多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渾師於境內

江南野史三

三

八年春有彗星孛於東方初亘中天其末曲向北時謂之掃星迨曉至亭午短如帚焉城將陷沒越入攻丹徒命同德軍都虞候盧絳督舟師出援之是歲閩民爲師徒初先主之世旣爲量民田以莫科賦自二緡而上家出一卒號爲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謂之新生擬軍至民間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謂之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爲拔山軍使物力戶爲之將校董之又嗣主之世許諸郡民刻競渡船每至端午官給綵俾兩兩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椀謂之打標皆籍其名至是

盡蒐爲卒謂之浚波軍卒民間備奴賫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皆自備緡帛車服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輩謂之自在軍民應之者益多矣王師圍急乃竊降蠟書招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凡十三等名遣赴邊境及登城把守建康城陷方罷歸農其將校起發入京師數年放還鄉里夏誅神衛統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贊自潯陽湖口帥水陸諸軍將枝援建康進次虎罇州與王師合戰衆皆潰令贊死之初後主以大兵圍近歷年百姓疫死士卒乏食俾陳喬作降款與太子出降使人行

江南野史三

四

與約詰且至午未決尋城陷都摺討使曹彬既入後主出拜於宮門彬曰何故負約後主無辭惟言人心不一故也遂令左右奉璽綬上彬彬復命後主作書委諭諸郡令以城歸順惟江州不從其裨將胡則殺刺史監軍使遂據城叛先鋒曹翰率衆攻之師老而疲至明年冬食盡方陷遂屠其城王師既入建康惟後主宮門不入時昇元寺閣敷層高可十餘丈梁時爲瓦棺閣豪民富商之家避難於上殆千餘人爲越人所焚一旦而燬彬乃使監守後主與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闕百司官屬僅千艘將發號泣之聲溢於

水陸既行後主於舟中時泣數行下因命筆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滿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既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猶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尙如此耶登之拳拳而禮歎念久之散施衣物緡帛至京師乃而縛銜璧羣臣輿視以見太祖太祖以後主拒命勞師然念稱藩入貢已二十餘年乃赦之後主與臣寮素服徒步太祖御乾元殿乃告曰汝爲江南國主

江南野史三

五

已乎昱見左右班列儀衛嚴肅股慄久之不能對尋命赦罪賜冠帶遣就館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太宗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後主因疾作上宣翰林醫視藥中使慰諭者數四翼日而卒在僞位十五年四十二歲太師追封吳王給賜含襚彌厚中使護喪事初後主既違朝旨拒命不行嘗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損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能如此孫皓叔寶不爲降虜矣至是吳

然後主自少俊邁喜肄儒學工詩能屬文曉悟音律
姿儀風雅舉止儒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圖之法垂死
不悟常於禁中署僧尼寺宇中常所聚徒迫數百人
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袈裟轉誦佛書手不暫釋拜
跪頓額至爲癡癡親爲桑門削作屣簡子試之顛頗
有少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鈔乃學佛握印而行
百官士庶則而效之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迫至
萬餘親給原米帑藏緇帛以供之常召募有道士爲
僧者與之二金往往貪苟而爲者僧犯姦有司具版
還俗後主不聽乃曰僧人姦淫本圖還俗今若從之

江南野史三

六

是縱其欲勅令禮佛三百拜免其刑北朝聞之陰選
少年有經業口辨者往化之後主崇奉謂之一佛出
世號爲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
果報又說令廣施利梵營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
事後主讓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
貴自是襟懷灑恍兵機守禦之謀恍然而施困廩漸
虛財用益竭又使後主於牛頭山大起闕若僅千間
聚徒千衆旦暮設茶食無非異方珍饈一日食之不
盡明日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爲翌日識及大
兵至襲爲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石磯下卓庵自云

少而草衣木食後主使齋貢獻作爲不受乃陰鑿穴
及壘石爲塔澗數圍高迫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
尅池州而浮梁遂至繫於塔穴且度南北不差毫釐
師徒合圍乃召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常逃退
之於是登城大呼而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
兵士念誦救苦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
雨下士民傷死者衆後主復使言之託疾不起及誅
皇甫繼勳之後方疑無駁乃鳩而殺之時城中有僧
數千表乞被堅執銳出城鬪戰後主不從曰不可毀
他教法宰相湯悅吏部尙書徐鉉之徒但順非文過

江南野史三

七

尸祿希旨曾不一言諫諍坐待王師陰伺敗亡隨作
係虜韓熙載諛佞苟容常上疏云諸佛慈悲尙容悔
過言多此類任成禍胎見危是幸迫盧絳出水賊生
獲裨將及甲士百人其校身狀魁岸容貌甚武將見
後主或告之曰若對官家善爲詞說必免其禍校乃
抗聲彼則一國主何官家之有既見喏而不拜後主
喜而且懼因問北師中似汝輩者幾對曰國主若悟
誠宜起降爲一城生民延命苟不如是旦夕之中適
爲魚肉如吾輩者幾萬何足問之後主默然無斷久
之令出爲閩人所刺乃大呼曰吾恨死不得其地矣

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飲食藥餌治之迨損引見各給曰官家如佛慈悲然好生惡殺臣者無以爲報答願踰城竊斬北師以謝生成乃夜縋之迨旦皆割臙而至後主喜之賞賜有加於是再遣之而不復至矣後主不知賊剽城外百姓耳獻焉故城中虛實之狀皆被測之諸郡有斷死獄者當先奏頌既詳覆無疑乃於佛前炷香煮燈以達旦爲驗若火滅則從之如燃則貸死富商大賈有犯法者乃賂左右內人竊紉之而獲宥者多矣其爲人茫昧如此不亡何埃初北朝兵將興吉州子城上有神見頭如車輪額上

江南野史三

八

有珠光燦如月其軍民皆看戴日晡觀今格呼爲天王樓又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樓船皆有將軍之封忽一艘且吼如人聞於十數里後主乃降杖決之又見鳧雁自北而飛迨千羣至城側叫嘯悲鳴遺糞於城屋及女牆上皆白而臭月餘乃止城中土庶衣碧服染時須經宿露則愈鮮時呼之爲天水碧廬陵曾氏將娶婦忽化爲女後嫁之生子焉又有海鱷形如大堤長數十丈至於潯陽值冬水涸不能旋每每噉啣水自腦出或云海神取其珠矣迨死人食其肉多者至卒以腦骨爲橋脊骨爲臼齧者鯉之類也既死則

國亡其怪識多若是是之君臣皆顛蒙不悟其妖

宜春王

宜春王從謙嗣主第九子後主之母弟幼而聰悟好學有文詞年未弱冠有能詩之名嗣主嘗於苑中與宰臣相弈而從謙侍側嗣主命之賦觀碁詩從謙乃命筆立賦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終有失守分固無侵苦算機鋒處滄溟想未深嗣主覽之驚歎令頒示百僚以爲規誡士流爭寫紙價湧於建康及後主嗣立封王開寶中天王詔後主入朝昱未行乃遣從謙奉朝貢既至敷

江南野史三

九

奏無失禮節太祖優恩封之爲充王賜第宅錫賚頗厚恩極藩戚未幾侍上從容謂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令入朝奉朕當大駕抵宋毫而迎封之以大府所謂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曰臣兄以庸非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入朝實千載一遇必須奉詔太祖因賜酒食縉帛而罷及從謙爲書使至建康諭以上意而後主爲陳喬等所制乃不從及平建康後主入朝太祖詰以不從從謙之旨拒命勞師後主乃僞對以不聞其命太祖怒遂降從謙於南班既以國家喪亡爵秩貶損妃御不存默然不自

安遂卧疾數日而卒初從謙奉使宮口質而不返其妃每哭詣後主無以爲對每聞其至必避之已而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後主后周氏司徒宗之少女前后之妹少以姻戚往來宮中後主見其美姿容乃納之前后疾亟忽見后入乃問妹妹幾時至宮來后時年幼不知嫌疑卽以質對曰旣數日矣后怒送面壁而卧至死不顧后旣殂常入禁中至納爲后乃成禮已而將納采後主令校鵝掖以繒絲使啣書楮於侈靡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於屋有墜瓦而死其夕譙羣臣韓熙載而降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

江南野史三

十

之譴自是士庶婚姻寢成風俗及後主封違命侯后

封妃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未幾后亦卒

江南野史卷三

江南野史卷四

宋 螺川龍 袞 撰

宋齊邱

宋齊邱字子嵩世爲廬陵塗陽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涪昌人鍾傳同起於草野唐主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遂表傳爲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爲副使卒於任所齊邱因是以爲故里焉齊邱少孤好學爲文其體頗質樸而無師授活業貧妻遂遊學於諸郡自以世亂乃篤志於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與之談者皆屈莫能究其涯泐時先主刺昇州其

江南野史四

一 陳章叢書

親友饒洞天出守廬陵齊邱因刺譎之與語終日延於門下旦夕爲之醴因訪時務未幾洞天解郡遂命載歸廣陵未至而洞天疾病且死因遺書薦之於先主旣至棲遲逆旅裏調罄乏因吁歎數四其鄰倡優女魏氏聞之乃竊賂遺數緡由是獲備管幅遂克投贄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大獲賂遺尋要魏氏館而給之因說先主廣延儒素務農訓兵黜陟奸不進用公廉修舉廢墜制御姦雄凡數年間府廩盈積城隍完峻士卒驍勇義父徐溫聞而往自鎮之乃遷先主刺守潤州未幾溫嫡子知訓爲朱瑄所殺齊邱乃

勉先主帥兵渡江以平其亂冀衛社稷潛立大勳代
秉其政若握重兵制禦羣下可成洪業既至遂果代
之時吳主既弱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修
復政理動據禮法務葺民庶罷其不經總以要務寬
省征賦農有定制官無虛祿輯睦公族撫存將枝復
給卒伍爵賞有功刑辟中度斥捕擻寇上下咸又皆
齊邱之謀焉又說以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賓
亭招納賢豪以敦著時望復創一池中立亭宇每與
先主登臨乃屏絕人跡以讓國家或至夜艾池亭今
猶在焉先主欲致之重位然爲温所忌遂畧爲府中

江南野史四

二

從事温後因擢拜右司員外郎復授諫議大夫兵部
侍郎居府中日議庶政乃使人於淮上延接北土歸
義士大夫孫息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惠義致
諸腹中故得人莫不樂爲之用齊邱自揆以草野之
人遭會英傑言聽計從身居顯位儒家之榮於斯爲
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既入九華山下卜居退身表乞
致仕吳主累召乃數表堅讓略曰昔高宗之夢傅說
西伯之獲飛熊况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
重宜居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爲大將軍先主使賈奕
主詔親往慰諭優辭敦勉彌留旬月然後乃起方舟

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
遷僕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爲禪
代乃請先主移金陵以基王業交結鄰好綏悅守宰
廣覃恩施撫無緝遠邇吾輔元子觀其間際以待時情
於是從之然吳主恭默勞謙人心未怠而宮禁之內
嬪御貴戚讐效噍類之微齊邱莫不知之以陰聞建
康議以劉穆之之輔宋祖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
曰孤克己雖勤爲下所奉然爲徐氏制馭名存實喪
今欲求爲一田舍翁將安所歸乎遂泣下數行齊邱
聞之乃還建康議遷都金陵吳主既半渡遂引至潤

江南野史四

三

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使諷吳立禪位先主既膺禪
位齊邱復請歸姓以紹唐統冀德威四方遂遷左丞
相司馬元勳乃就國步既安因表罷相庶崇止足以
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乃召故老親屬與叙
情舊飲宴彌厚溥霑饋遺乃改其故里爲愛親里坊
爲衣錦坊更易弊政補緝郡條庶民便利莫不榮之
迨先主篤疾詔還受顧命託以後事嗣主立加太傅
以前官相之嗣主襟量仁懦言幾玩狎恭已無法大
失統御或深居宮禁全忘宵旰齊邱每犯顏諫正陳
以昧且之道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傳位於太弟於

是上疏論及先主創立之艱憂勤之重狂諫不從未幾以爲浙西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偏流雅士韓熙載之徒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不爲少主所用嗣主顧盼頗見慢色齊邱知之求罷其政但奉朝請而已年既衰暮自負勲舊不能折節降身隨時容衆爲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承非順旨尤生誘漬乃歎曰烏盡鬼死則弓彊犬烹矣因表乞歸九華舊居嗣主與左右皆以爲詐徵要君上乃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嗣主命齊王景達執詔與俱還建康亦奉朝請而已至

江南野史四

四

六年又出鎮洪州九年復詔還拜太師固讓十一年復往南昌十三年周師入淮甸詔還謀難始齊邱賜歸九華朝廷多用文儒以干戈爲戲屢征閩建復討湘沅外乏師旅內竭帑藏國用軍器岩然虛匱淮甸疆境棄如土芥養老乞言以爲迂典諮詢謀諫恥而不行周師暴至遂失備禦方詔還議軍事未至以劉彥貞爲都統出援壽春齊邱聞之曰斯乃蹶踣射帖之徒焉能總衆以禦勁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既至因表乞急詔還彥貞聞之狼狽而行未幾果沒復以朱元又叛諸郡皆陷選將闕師稱藩制地皆一匪專

謀復告老謝疾乞骸歸南昌既而嗣主自亡淮南神情躁撓荒悖不安嘗曰孤欲展脫國務放心雲鶴每思寄託恨未得人時陳覺李徵古等常見親密因順旨而言齊邱先朝夙老謀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委之國事俾繼伊且陛下暫輟萬幾高宴深宮候睿德降甯歸政何晚又會鍾謨北使返諭稱世宗曰朕與江南分義既定然宋齊邱不死殆難保其久永台朝順非遂成罅隙因是貶殺覺等時齊邱不知其旨乃見艦艦舟詔入遣歸九華既至遂絕糧七日而卒齊邱昔常著政云至於干慈萬端只爲飢寒兩字人見其

江南野史四

五

死謂之自謙齊邱所薦進者惟能先萌未兆智策宏遠才堪致化理能易俗與已合志同方者乃授拔擢凡數十人名皆顯達貴歷朝廷豈以尋章摘句戕賊經史殘剝古人之詞爲文士者哉故齊邱之學天才縱逸穎出草萊泯然而得飛耗蠶前脩而爲之辭至鳳臺山亭詩延賓亭記九華三表有古儒之風格化書五十餘篇頗幾於道家凡建碑碣皆齊邱之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常以紙質其鼻或問之故答曰其辭穢而且臭時見謗誹多此之類齊邱常與先主議選官頗雜以珠貝羅綺使之泛海北通契丹欲

圖復中原而虜主耶律德光使至厚幣遣還迨至淮
北乃使人殺之復遣沿海資孫以爲報聘虜主不知
謂北朝殺己之使因漸構隙前後如是者數四于是
德光大怒數寇邊境及耶魯少主與之抗禮遂入梁
園遣使召江南與之會醢嗣主謙抑辭而不行故周
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結連并寇與我爲仇勾誘契
丹至今未已皆齊邱之始謀也或云虜母青媛乃江
南之嬪且當嗣主懦躁輕肆失言陳覺之徒詔諛率
爾詭對不能慎其樞機禍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同
誠協謀復會鍾謨遽條護愚交亂庸君九華之墳未

江南野史四

六

草謨亦繼誅蕭儼以蒙著無文愆而愆許江文蔚辭
賦常歸學非博通常夢錫以韓簿之內孫雜不修韓
熙載淫而無行縱誕不持豈能知變識幾立功定業
富齊邱秉政莅任皆斥腐儒餓生身誇行穢故不大
用位已崇峻由是哆於頰頰背憎面譖羣誣黨議干
舌百辟加之齊邱性度不能洪綽襟器斗筲苟不附
已莫之容忍汪台符譏其名字潛沈深淵初鎮南昌
日有故識慢言致之大辟乃勝其尸曰毀辱先皇謗
訕今上亂臣賊子宜棄市朝斯亦孔子所謂管仲之
器小哉初囚九華乃命筆作老牛歌以獻爲主者所

匿今傳於人口將死謂人曰吾昔幽囚楊氏於泰州
一無聊生吾之罪也然今一死故無所恨遂自縊而
卒年七十餘矣有一子先邱而亡

江南野史四

七

宋 螺川龍 亥 撰

孫忌

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朱
梁時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河北方召募河南仕人忌
困亡之者為著作郎直史館莊宗滅梁隨都洛下迨
明宗嗣位以莊宗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出鎮汴州辟
忌為判官遷員外郎守殷猜之性不能自安忌因說
之叛明宗使安重誨攻之城陷守殷伏誅忌乃窘迫
落髮為桑門將亡淮南時因像索之頗急至正陽未

江南野史五

一 原章 集音

濟追騎適至疑之忌乃伴為捫虱嚼蠟追者睥睨久
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邸翹坐先主常使親信於淮
頭竊視過客見忌委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暗
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闖先主使人迎置門下
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蓄髮冠帶後從先主渡江
署節度巡官彌見親寵每至宴談迨且迨夕與徐玠
同禱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辭壺順優婉而
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辨詞說泛濫常為宋齊邱
所忌憚迨嗣主即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射平章事
與馮延巳俱相頗有志于重熙富庶發育疲民時已

下湖南忌白嗣主楚國兄弟自取敗亂其民何罪使
之困瘁欲且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白
安緝黃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蕃在我穀中爾延巳狠
復不識大體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錦
乘城而走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甌盛內狗穢鷄
樹鳳池棲集臬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師
攻淮南劉彥貞等全軍陷沒劉仁贍固守壽春嗣主
懼遣忌與王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
周世宗留忌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為
界朝議不從殺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覺朱元等救援

江南野史五

二

壽春與周人屢戰會朱元叛軍遂遁惟仁贍堅守不
下世宗怒江南失約遂引忌責之及話江南事實忌
對以兵甲尚強宋齊邱良相也乃致忌於樓車令呼
仁贍趣降忌知終無生還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
城下乃反辭大呼曰劉仁贍汝好固守城池江南救
援卽至我遇強暴死在旦夕汝可効死立忠無為降
虜使我羞於泉下左右交擊其口忌顏色自若世宗
怒殺之將卽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臣不忘主恩謹
以死謝遂斬之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淮娶殘婦高
氏乃燕公駢之少女無子有隨婦子李紹慶嗣主優

秩以慰之追封中書令魯國公

劉仁贍

劉仁贍者涼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習兵法起家小將性澹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有良將之才出典郡符割治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其仁信詔入爲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鎮江夏長沙之役師舟刺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親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奏罷冬月沿淮把淺屯戍饋糧仁贍奏以邊境備禦弛廢乞分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暴至

江南野史五

三

城中將校軍吏皆捷懼不知所措仁贍挾行城壘分兵指授守據要衝視如閑隙衆心遂定劉彥貞援軍既至將追周師仁贍固止之曰北人姦詐恐其設伏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性本佻侮不習兵術乃曰賊聞吾至必先遁走所謂縱敵取也也不追則貽患於是奮行果爲所敗自是羣下服其料敵各勵死力以聽任使之命周世宗帥衆四面攻擊仁贍支梧拒守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斬獲數千級北人大懼又表邊鎬代已守城自帥兵決戰冀定得表嗣主畏懦惟加撫諭不從其表因憤恚而疾其

于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構哭而救之亦令併誅及周世宗樓車載孫忌于城下大呼仁贍曰汝可固守城隍効死立忠無爲降虜使我羞於地下于是士卒聞之心堅鐵石仁贍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親臨城下坐帳中觀戰士攻城仁贍自城上射之矢去御坐數尺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箭射殺一天子天下甯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床坐于墜箭之上矢復至又遠數步而止仁贍知之因捐弓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我不能中之我世受國恩兄弟門列榮戟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扞

江南野史五

四

敵甯靜邊境貽憂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血戰死于旗鼓之下乃我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駕亦起仁贍疾彌加不能視事副使孫羽等懼不能謀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昇至親自慰諭授以節鎮之任仁贍不起以手指口而卒時日陰瞻天雨黃沙士卒聞之莫不人人銜泣而哭曰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爲自到者數十人初仁贍歷歲久不克世宗城淮北爲壽州追仁贍死乃以故城爲壽春縣君子曰以周世宗之神武雄斷當矢石而不懼子

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况太祖太宗躬總元戎而輩爾彥貞可禦諸乎仁贍出未逾月而淮上兵起其得士卒之心樂爲之用命若非頁將又焉致之

陳誨

陳誨者建陽人生而期月足勁能履父母異之小字阿鏡爲人勇敢足膂力長而任俠仕至郡神將軍中壯之呼爲陳鐵諸軍圍建州誨每出戰前鋒懼之難與爲敵及城陷爲王建封之衆所獲將釋縛斬之自踴出於羣衆執者不能制迫之不及乃奔查文徽軍中文徽素已知其曉壯遂以爲小將俾領其舊部招

江南野史五

五

集亡叛復與潘承佑薦于嗣主以爲劍州刺史及征福州李義誨爲前鋒大破其將馬先進之衆遂遷建州節度使委鎮邊境有吏幹兼治農戰軍民化服及周師入淮甸誨遣長子德誠引卒數千赴難于壽春諸將戰多不利喪失師徒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之日獨賞其軍旌之爲百勝投以和州刺史德誠自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名後累刺池虔爲郡有政績故誨之爵位累至同平章事在鎮十數年多薦儒學甄升將校時諺多之因疾求罷後主召至建康疾篤親臨其第視問慰勞卽日而卒其諡

第一皆官至顯位焉

鍾謨

鍾謨會稽人徙居建安博學善爲文章嗣主愛之遷自末品寵任異常轉至吏部侍郎謨爲人諂諛佞媚反覆難信復多妬忌及奉使爲周世宗所善使歸諭旨乃擅自益加諸潤色常以籙條爲陳覺所排少與李德明親友頗怒覺等樹黨攻之固求北使覆驗覺言嚴核之事往來數四嗣主不能揣悟事理獨任偏辭貶覺覺等累加元老自謨之始也時謨以嗣主使鍾謨覆實而殺覺若使覺覆驗必殺鍾謨也及遷禮

江南野史五

六

部侍郎知當事主者之在多換其發權勢危峻克剝侵官百司之務多出于已李德明之死唐鎬預其謀至是鎬懼不自安會信州刺史張繼入衛謨素與鎬每詣謨第輒屏左右而語或至夜分鎬知其因搆之及太子冀卒子幼從嘉乃冀同母弟當立謨與第七子紀公從善同使北朝尤有優狎頗相稱譽因白嗣主言從嘉志德俱涼非社稷之寄盛稱從善器度崇偉真人神之主嗣主由是積怒不已遂于饒州尋殺之謨始殺陳覺迫唐鎬除謨罪亦見誅不亦可乎

朱元

朱元蒲津人仕本府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周太祖
輔少主將禪代守貞不從太祖帥師圍之急乃使元
洎李平奉表來乞師嗣主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
北面行營招討使與劉彥貞查文徽魏岑等將兵救
之聞其城陷而守貞自焚乃班師因是署元以文資
與平累遷至尚書郎及周師伐淮南諸郡守將皆遁
時元帥萬餘眾克平舒州會元帥齊王景達與監軍
陳覺有隙疑其將叛遂密表請遣元詣濠州議事元
聞命恐爲覺所害將叛其裨將時廷厚不從元殺之
至紫金山將戰遂以所部降于世宗於是諸軍太潰

江南野史五

七

景達陳覺亦奔還嗣主怒議斬元妻子妻乃查文徽
之女文徽屢表雪之誠款懇切嗣主署其表曰只斬
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乃無辭世宗以所叛之眾
別作一營以元爲蔡州刺史

江南野史卷五

江南野史卷六

宋 螺川龍 衮 撰

彭昌

彭昌者其先隴西人也世習儒學爲鄉里所推初唐
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
所剽掠惟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于廬陵禾
川焉迨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
源下有古臺古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
泉古今學者多於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
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于縣之西南才德鄉
大學里旣隨計長安以文投吏部韓退之與皇甫湜
大爲知遇使候其出乃往署門以譽之凡自遺補而
下迨百人皆刺謁焉由是聲華蔚然擢上第不十數
年累秩相輔時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側應諸
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
不知默不能對及歸爲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
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俱載聰
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尙存其墓所左右前後
峰巒絕秀宛如侍衛曲澗流波逶迤而去頗爲人所
欽慕而昌之子孫或農或儒世不絕人焉

江南野史六

一 保章 敬書

尹琳

尹琳者其先擢為晉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封郡縣
摧死葬于廬陵永新縣積慶鄉今墳猶存而
數百家皆其子孫也唐開元中尹氏女姿容頗麗性
識敏慧不因保姆而妙善唱歌因重陽與羣女戲登
南山文峰而同輩命之歌乃擧眉緩頰怡然一曲聲
迴數十里故俗者舊云尹氏之歌聞于長安時刺史
因行部至邑間而問之左右或對以尹氏之女乃使
召之見其容質娉婷年方及笄因表進入宮封為唱
歌供奉日受恩寵喉音妙絕為天下第一于時海內

江南野史六

二

樂人及至王公貴戚共以邑名呼為尹永新僉曰自
秦魏之後一人而已後元會大燕含光殿盡放長安
百姓及戎狄之長入觀大內時燕方酣百戲繁劇而
翠音囂喧無由過禦聖情煩燒左右計無所出高力
士因推永新出纜歌一聲羣噪皆然于是皇襟洞豁
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後人號為玉女峰焉立廟祠
四時祭祀或天色愆亢禱之能雨及唐宋有任翰林
大學士者改其鄉為才德里為大學琳之子孫乃其
後焉

彭玠

彭玠者籍為廬陵人少好學通經傳唐梁之際天下
阻兵遂以門籍率羣胥有大志常怏怏不樂于吏事
每自肆坦不從職務時曹皆鄙之一旦吏首李氏因
私命儲屬燕飲而玠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
會久之李不具饌玠知其忌已遂去僞遺其席帽行
數里乃復往見其宴笑飲啗玠乃含笑取帽而去歎
曰大丈夫當取富貴食列鼎俎何至狎此鼠輩而聚
飲暖乎其婦聞之曰請以箱奩之資易酒饌以致報
何歎恨之有玠從之乃召李氏主客皆至酒醉謂眾
客曰玠不慧不能從事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于農

江南野史六

三

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遂破家鬻產治鐵為兵宰
牛練楮為甲冑與兄弟唱召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
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玠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聞
于郡縣守宰未能禁未幾會羣盜數千攻剽撫州雖
鍾傳都督江西入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
弟亦起義師結連玠併力攻之斬其賊帥眾盜奔潰
傳聞其勇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刺史玠為
吉州刺史玠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訓禁人賭博時
有數卒為竊玠乃斬之于市以令眾庶玠欲報李使
人誘之博于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其妻孥數

十日共偏裨將校袁大蟲等十數輩因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皆賴吾等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之地玳竊聞之因雪寒伏甲于幕下夜會諸將軍宴樂酒醉因盡殺之及楊行密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歸順玳強項不從虛勢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馬爲援因與危全誨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覽子等數州聚兵不攻方進取江州行密日遣大將周本征之玳等逆戰于象牙潭爲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立寨于新淦二十里風崗拒之時寨中得玉筍山道士劉守貞能駢鬼神每吳兵掠寨劉則噴水調角風雨

江南野史六

四

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攻迫數年一夕劉死遂戰不利棄寨而歸玳將旣先誅戮無以禦敵乃地郡退保禾川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戶口幾十餘家入郴衡馬氏以玳爲郴州刺史兄弟皆泄縣邑迫十年而玳死因鄉酋龍寶光裂裳爲旗夜呼內外曰有欲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遣千餘人以歸其副使發兵數百遮之寶光乃帥丁壯執大斧長刀臨水拒之與戰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崗寨地存焉及馬氏歸順江南餘民皆至惟玳之子孫恥而不返初玳旣入湖南行密使掘其墳上墳陵惟見大蛇長二丈

許日未聞遂殺之玳亦死一本玳或作玳

陳覲

處士陳覲者閩中人少孤貧好學出遊廬山刻苦修進詩書至數千卷有詩名聞于四方備于取仕隱于山麓歲時伏臘慶弔人事都未暫往時輩多師事之有季父爲桑門每賴其給有詩數百首骨務強梗出于常態頗有閩仙之致膾于人口其中有景陽臺懷古云景陽太廟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樓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興亡事正當家國肥嗣主聞之以幣帛徵之乃幘巾條帶布裘鹿鞞

江南野史六

五

引見冥語因授以官覲不受苦辭嗣主見其言語朴野翔集疏逸不却其志因錫以粟帛放還舊居十餘年卒時及七十覲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耶燕爾安乎覲答曰呵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乃更哈及就徵或問處士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爲德不一何以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覲曰鑰匙亦付之矣淳質如此名士過其故居多著詠焉

沈彬

沈彬者筠陽高安人少好學讀書有能詩之譽屬唐

未離亂隨計不捷南遊湘湖隱雲陽山十年許與浮屠輩虛中齊已以詩名互相吹噓爲流輩所慕尋歸鄉里訪名山洞府與學神仙人慕喬松虛無之道往來多之玉梁閣阜二山入遊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羅隱逸名儒宿老命郡縣起之彬赴辟命知其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夙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子未幾以老乞骸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將八十修養不怠嗣主至南昌彬乃撐舟往見嗣主以疇昔師授令免拜跪願或榮問對曰老臣自處山野

江南野史六

六

不知老之將至世事不與因山妻謂臣曰汝主人耶君今爲天子何不往拜冀免寒飢以畢殘齡臣不覺權悖忘老耳嗣主甚加哀憫問其子息對曰臣垂老有子尚幼迷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帛墮貨放還尋卒彬生平虛懷好道積有年歲觀其出處未見功效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常指之謂家人曰我死可葬于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塚爾觀其問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燈臺上有漆一孟墳頭獲一銅牌上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燕留待沈彬來由是墳之其子廷瑞亦

爲道士惟嗜酒酷于風雅遊守宰之門皆貴之呼爲沈道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階署而坐者數矣會宰治訟繁劇廷瑞輒醉至因忌而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時廷瑞乃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云云宰乃恚謝常衣褐單被稍覆其體雖至窮冬凝返風雪凜冽不加纊帛而姿顏若故或人憐遺之衣服亦多轉施貧寒或佯遺忘而已後卒于玉笥山死之日有人見乘舟江上而去後觀其墳陷裂尺餘矣

江南野史六

七

宋 螺川龍 亥 撰

陳省躬

穎川陳省躬者南昌人昌或作安少負辭學與徐鉉兄弟

友善先主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廬陵丞新令在任明察體理吏不敢欺敏於判部部民交訟不下吏議面訊其由窮省情素立分當否不勞按驗兩造甘愜其訟自強復恃其才幹往往判返郡符時柳衡之盜入境暴掠民有防戍健卒禦并多為所殺省躬遂給府緝市稍贖葬郡下符讓其專輒俾認愆疑省躬怒

江南野史七

一 漢章叢書

遂判府後云開官庫使官緝買棺木葬官軍何過之有於是賊而遣之郡守覽而不能屈郡有教人者引及知見郡吏贊符命之其人竄遂遂恐迫其婦婦懼乃自經省躬械繫郡吏仍致辭于上曰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婦聲冤三年大旱本為教人却致殺人請加明罰由是抵罪然有過設陷刑者理或可憫賞哀而出之其佐乃有蕭某者執法不回捐贖不署蹈禮不迫而與令爭令欲毆之大罵曰臭下輩蕭對曰啞父手者既下輩行拳却是上輩令慚謝時太守武士也聞之怒其仇慢乃使召之既至下吏按驗省躬

乃寫箱文答之吏稱不辨省躬叱曰何不使倅拭磨讀之吏示倅亦不辨於是遣還省躬謂人曰今朝廷識字惟僕與徐家兄弟耳餘奚足算哉初南越王劉隱之子跨據交廣絕朝貢之禮李太保使諷後主俾以書檄諭以禍福朝議以省躬才辨遂任為价既逾嶺至韶廣後主使水道而進既登舟遂以重幕幕之舟中之人畧可相視逾數日又重幕圍之使登岸屣步纔十許里至館中供帳頗異於常主使勞慰燕飲累日忽且昇饋贖之物并報函復圍而遣至水濱登前所募舟日夕惟聞幸駕之聲然不知其沿沂七八

江南野史七

二

日復至詔而還死於舟中者數人省躬在治產一子逾月將名之問廳吏蕭德之曰汝有幾子對曰有男五人省躬小名之曰蕭六省躬為人雖醜疾邪惡然利于貨賂邑豪龍氏誘殺柳衡歸順人戶迫百口取其貨并婦女事露後主遣尙書郎張必就按之私使詢于省躬驗其謬實龍竊知之饋白金逾千省躬受而偽諾之乃報必曰彼殺之矣故時不多其為人入中朝位不顯達者良此之由也故參政彭年乃其子蕭六焉彭年大中祥符初與內翰晁公令相王君四人同知貢舉省勝將出入奏試卷天下舉人壅衢而

觀其出省諸公皆慘頰其容獨彭年揚鞭肆目有驕
矜賈術之色勝出其甥不在選中遂怒入其第會彭
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云彭年頭腦太冬
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紕繆幸叨三字內荒唐仍預四
人中放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
齊洒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見怒不獲已遂抱勅
入奏真宗見而不悅因釋其罪彭年好勢附寵常與
丁相樹黨不顧已因人釋禍復更科場體式妄立法
制考覆程試結怨士人後雖數月而卒時人謂之
手而非鼎鼐之器也

江南野史七

周彬

周彬世爲廬陵禾川人自少不治產業伏膺儒學刻
苦修進俸晝作夜其婦嘗讓之曰汝徒自如是卒有
益乎汝家兄弟皆能力稼穡營已囊箱豐盈汝之不
調而無思悔畢向如何答曰卿嘗與吾市油數金是
亦力穡營已而已但歲晚必得力及聞先主鎖金陵
爨文而往未幾會禪代歸姓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
將有事于國邱募四方英秀各爲祝史之文彬之所
著特加選用遂署諸衛巡官嗣主與太弟景達貽書
交辟置之門下錫資頗厚得遷省拜以所賜給帛金

幣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已者今日一成
矣比諸伯叔何箇爲勝耶尙能讓于吾乎妻答曰斯
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之所能知時邑人有侮慢之
色彬數欺曰昔魯人偃孔子謂之東家某者果然入
金陵待選授大理司考滿以母憂歸葬闕本郡令直
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公雖朝省直寮其如桑梓之禮
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白日及復建
康數月如前官歸宰本邑令慚謝而去鄉里相慶榮
其書錦然爲政廉平恩仇不錄荆解邑中耆艾稱黃
輩數百人詣郡上疏舉留遂連任七考有相訟者以

江南野史七

四

孫魴

理和解之而無遺莫既復選嗣主錫以銀章茜綬以
本官居職持法平直不阿權要朝廷憚之累遷尙書
郎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守江夏令未幾而卒

孫魴世南昌人家貧好學長會唐末喪亂都官郎鄭
谷亦避亂歸宜春魴往師之頗爲誘掖後有能詩名
嘗與沈彬及桑門齊已虛中之徒爲倡和僞倡屬吳
王行密據有江淮遂歸射策授 郡從事與沈彬嘗
遊于李建勳爲詩詆彬爲人口辯能評較人詩句時
魴有夜坐句美于時輩建勳因試之先置魴齋中候

彬至乃問魴之爲詩何如彬答曰人言魴非有國風雅頌之體實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何足稱哉魴聞之怒突然而出乃讓彬曰公何誹謗之甚而比田舍翁言無乃太過乎彬答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闔座大笑善彬能近取譬也及題金山寺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槽妨僧夢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有集僅百篇皆此類先主受禪累遷正郎而卒

鄧洵美

江南野史七

五

鄧洵美世爲湖郴郡人少有敏才工詩長于賦頌天祐中與連人孟賓于並爲廉使李侍郎所薦入洛陽與故李司助同年擢進士第以天下喪亂諸道割據遂還鄉里爲潭州節度使馬氏所辟署職郡縣常快快不愜心僅十年間助奉使湖南求訪洵美旣見惟情好洽不替曩昔且惜其才富位卑滯于侯國助旣行因請齋政京師馬氏餞之爲鵠而卒洵美晚娶無子有三女貧瘁流落風塵澧陵人盧氏聞洵美名憐而購之歸以其女妻于儒家先是太常丞陳度有薛孤延鬪雷賦頗爲時彥所推尙而洵美集中亦有此

作復語句皆同而首末小異未知誰氏之述也

李家明

李家明世爲廬州西昌人嗣主時爲樂部頭有學解滑稽詼諷諫爲時所推從嗣主遊後苑登于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勢卽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日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推務降半而征之及見牛晚卧樹陰嗣主曰牛且熟矣家明日臣不調敢上絕句曰曾遇雷威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時左右宰臣皆慚免冠謝罪

江南野史七

六

宋齊邱只產一子輒死齊邱哭之慟逾月自親王宰寮勉之不止家明謂主曰已能止之矣大王當復厚賜王許諾家明遂作大紙爲上書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設計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乘風放之度至齊邱第遂絕其纜令墜齊邱見之慚感而止家明遂大獲緡帛後嗣主于苑中命元寮臨池而釣諸臣皆屢引其鱗惟嗣主無所獲家明見其猶豫乃曰臣昧死敢上芻蕘曰玉瓮金鈞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嗣主因大喜燕極懼而罷及嗣主加王弟景達

等官而恩澤未及臣下因賜享醮家明乃入未作二翁婦而出列坐令其新婦每進一飲一食皆輒拜獻而禮頗繁劇翁婦怒而責之曰新婦自家官自家何用煩拜耶嗣主聞之曰孤爲一方之主而恩不覃于外孤之過矣家明之過亦宜乎因厚賜之而加百官焉先是建州王延政與閩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嗣主遣將平之俘延政及百官入建康尋封王遂命王公宰寮之屬燕其第時遣家明率樂部往延政齋于賄賂家明怒其寡而譏之曰賤工無伎大王優賜不敢奉命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吾家所有唯

江南野史七

七

汝之命家明日大王平天冠今且無用家明敢請之延政默然慚恨而罷自是怏怏積疾而卒時家明母死欲歸葬會嗣主聽政之暇坐于便殿秉筆于琉璃上閒書草字家明因詐曰臣每竊學人習字與之不疑嗣主曰卿能學孤爲乎家明日臣雖愚鹵願効神蹤嗣主乃於麻紙上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得之輒於草字上書云宣州於上供庫錢支二百千付家明安眉母親嗣主見之大笑因而賜焉從嗣主幸南都時旣劄江舟楫多從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日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耶家明應

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慚俛首而過及後主嗣位家明老而無寵焉

江南野史七

八

宋 螺川龍 袞 撰

江夢孫

江夢孫字聿修九江湓城人祖祠不仕以儒道自高
夢孫少傳先業頗蘊藝學旁貫諸經籍茂聲譽遠近
崇仰諸生弟子不遠數郡而至者百人春誦夏弦以
時講閱鼓篋函丈庠序常盈先主輔政欲廣賢良之
術聞其德業遂以幣帛聘之數四不得已乃起既至
為雲閣郎其被親禮委之薦進時謂得人迫數年忽
自陳曰僕少長白屋頗知民間利病邑宰之政可以

江南野史入

陳卓叢書

存革深弊願效一縣庶竭愚鄙先主不許曰令長之
職徒勞之任與臺閣之資清要不同夢孫曰苟獲所
請無憚勤匱先主見其懇迫求且不已遂授近畿天
長令既至縣吏告不寢大廳妖怪所憑前令居之不
夕而死請止便室以避其凶夢孫不從謂曰苟如是
我自當之既夜半果有鬼魅呼嘯而至披投牀几復
扣門戶召云令出夢孫卧聞答之以喏乃整朝衣秉
燭出戶熱爐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召令吾為
民長必有正廳以衙郡吏汝或為神必當受民祭祀
合聰明正直與百姓為福何乃非理與王者之宰爭

居其地驚撓正人况吾以忠事主以信示人所為不
二甯畏于汝汝若不悛其過乃更為厲則日月星辰
昭晰于天吾當具奏請行誅戮雖汝後悔不亦晚乎
由是問然至今乃絕于是召鄉里高年存問疾苦獨
其非在任其便利有害于政者必表罷之見官槽有
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民歲之窮按道理各有所
據前政未能區別遂繫于官且二年矣夢孫曰今固
亦爾吾聞管仲之馬識道王忱之馬知其故第命逐
二馬至于郊外放而視之任其所如其馬久厩棧阜
偶解羈束遂奔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訟遂息先

江南野史入

二

主聞之彌加敦獎未幾稱疾而罷先主曰夢孫果賤
宰字之卑不能久居乃命代還有老幼遮道泣留道
十數里至都一恩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止既還家
門生弟子復至乃率身耕稼躬事編母且則冠帶入
門温清親饋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耨耘暮而歸易
衣侍膳畢然後就庠序集門生弟子說釋經義如故
時有生徒請之曰吾聞詩者經聖人所刪致遠而泥
然其間何謂兄弟闕于熒如是則聖人使人闕于內
而後禦止于外耶夢孫徐而答曰大哉子之問乎此
疑為問字似非為問當時竹簡訛缺傳之者誤亦猶

春秋書閏月之義者也又拱而立曰夢孫昧學不敢輕議其旨諸生宜自取其長焉其爲人敦讓謙下有如是者時號爲搢紳先生一門敦睦如一子孫學業各授一經孝禮兼持江左稱之爲最卒時八十有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纓經徒跣者百許嗣主聞之美其才茂德逸故贈國子司業優賜葬物其後門人弟子仕顯達者大半初夢孫解職而歸有羣盜謂有貴錫遂掠其家夢孫聞其至巾帶迎候使烹犬豕爲設飲食于盆盎中疑懼其鳩不食乃對之先飲七甌及啗數鸞然後與之食畢遂罄室所有寒

江南野史八

三

襖衣襦袍器皿之類盡置之既行見一鼎蓋尙在夢孫曰彼若遺此乃爲不具之器遂遺與之羣盜皆驚歎曰吾輩小人實輕賈君子是夜還置其所剽之物于門外而去夢孫啟戶見之一無所失焉

陳陶

陳陶者世爲嶺表劍浦人幼業儒素長好遊學善解天文頗長於雅頌自負台鉉之器不爲干託既至南昌謀往建康聞宋齊邱秉政凡所進擢才彥名非顯達自計與齊邱鑿柄終不克納必爲所屈乃譏然築室居西山以吟咏自資會齊邱出鎮南昌因有浦安

之觀乃自詠曰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曹任晚相善又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嗣主知而未及辟之會慧宇且見陶乃歎曰國家其幾亡乎遂失淮甸嗣主南幸以黃芎逸迫至落星諸將欲往問然陶所居不與俗接惟嗜鮮一啗或至于鬻遂使衣商賈之服賣鮮往既至陶卽時出乃問官家龍舟將抵何處對曰已達落星矣因問陶曰星可避耶答曰落星不還何俟嗣主踈撓不俟返命已至南都既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獐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遂往詢

江南野史八

四

之陶曰昨暮乃狼星所直故爾嗣主歎曰真鴻儒矣將召見會嗣主歿後主卽位知其運祚衰替遂絕縉紳之望以修養燒煉還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礪溪老叟無人用閑列查黎教六韜又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僅數十種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鍊師昇藥入城鬻之獲貲則市酢就爐二人對飲且啗旁若無人既醉且舞而歌曰籃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時人見其縱逸姿貌非常每飲酒食鮮疑

爲陶之夫婦焉竟不知所終或云得仙矣

史虛白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昌黎韓熙載交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主輔政借詣建康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試之以箴翰使女奴索諷弄多方撥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應接曾未暫滯衆不能屈乃延語政治多引湯武伊呂之說齊邱之志乃伯術以虛白爲迂略機務乃引見先主說之曰

江南野史八

五

今君據有江淮摘煮山南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他顧與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不平恥其初言失因衰衣博帶縱轡南遊至廬山與佛老之徒耽翫泉石以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卽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便殿燕飲與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階側嗣主曰真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石還迫十年嗣主幸南昌旣至星子渚復使召至問

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爲之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早喪孫溫咸平中擢進士第

孟賓于

孟賓于湖湘連州人少修儒學早失其父事母以孝聞長好篇詠有能詩名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於湘沅賓于有詩數百篇自命爲金鰲集獻之大爲稱譽因採擇集中有可舉者十數聯記之于書使賓于馳詣洛陽獻諸朝廷皆爲數之其譽謫然至明

江南野史八

六

年春與故李司空昉同年擢進士第尋屬喪亂遂歸甯親數歲天策府馬氏辟爲零陵從事及江南攻下湖湘賓于隨馬氏歸朝嗣主授以豐城簿尋遷淦陽令因贖貨以贖罪當死會昉遷翰林學士聞其縲紲以詩寄賓于云幼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長爲邑吏情終屈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爲慙後主見詩貨之復其官未幾求致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峰叟與道家流遊處迫期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陷賓于遂歸老連上時吉守秘閣

郎馬致黎送以詩其斷章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
初上渡頭船既而未幾卒八十餘矣賓于嗜賂出宰
縣邑未嘗一處無贖汗徒有詩名人不多之初賓于
入江南生子名曰歸唐少亦能詩就廬山國學遂得
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鄰房儒生亦得
此聯遂交誦其句助教不能理因送江州各以全篇
意勢定之而歸唐勝大爲時賢所仰遂蔭秘書省正
字吉州民據歸大化遷大理丞因失降袁州司馬遂
致仕

孟貫

江南野史八

七

孟貫世居嶺表爲建陽人少好學出遊廬山與江洎
大諫楊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貫爲者
顯德中周世宗征淮南幸廣陵貫潛渡江以所業詩
一集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貽棲隱洞譚先生詩
句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
罪伐叛弔民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
則可如他人卿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其所
終焉

江爲

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世習儒

素少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酷于詩句二十
餘年有風雅清麗之態時已誦之時金陵初擬唐風
揚屋懸進士科以羅英造爲送入求應然獨能篇什
辭賦策論一辭不措屢爲有司黜爲因怏怏不能自
已乃還鄉里與同黨數十家連結欲飯入錢塘會其
同謀上告郡縣按捕得其逆狀盡誅之將死猶能吟
詩以貽行刃者初嗣主南幸落星渚遂遊白鹿園庠
見壁上題一聯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
筵乃謂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矣于是爲時輩
慕重因茲倣縱謂可俯拾青紫矣

江南野史八

八

江南野史卷八

宋 螺川龍 彥 撰

汪台符

汪台符者歙郡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爲文章不逐浮末有王佐權霸之才見唐末天下苦于兵戰遂居鄉里執耒方于田穡先主輔政移鎮金陵遂詣上書陳民間利害之說有九患書上爲宋齊邱所沮每論議私詆書台符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先主猶豫未之果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許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稽字齊邱慚而改爲子嵩後

江南野史九

一 陳章 書

使人誘與飲酒夜縛其口沉石城下先主聞而吁歎久之頗憾焉泊昇元年中更定民田諸般物產高下各爲三等私額民獲均輸令爲定制及使民糶請鹽罷其科征別借薄征商旅貨鬻則收不則聽往舟無力勝那縣奚背降而有限政民數十年小康者皆出自台符之言焉

胡元龜

胡元龜世爲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候木邑宰見其風貌瑛傑而禮趨生猶欲窮其藝學因新畫屏爲戲珠龍乃曰請子詠之元龜執簡造次而成因諷

宰受貽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宰爲設飲饌盡

權而罷後有人爲宰發之宰怒使人追捕欲害之元

龜亡入金陵會吏曹徐郎以賓館之未幾郎爲子娶

親迎之夕畢命僚族設戲管徐有同舍郎在坐問曰

今夕詩相爲誰答曰有螺江胡造士焉郎大咤以題

試之元龜援毫裂牋不刻而成郎覽之頷而已元龜

以廻文詩嘲之郎辭以賦題又連飛數章議切皆以

廻文體郎一辭不措僞醉而去由是舉慕之徐薦于

宋齊邱遂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迫數年歸甯省

天咸都虞侯張辯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故訪其第

江南野史九

二

親拜其母留數日宴飲而去入授撫州臨川令頗著政績時齊王景達出鎮而元龜朔望起居頗有慢色又嘗陵辱王府公僕嗣主知之將代之有訟其婦者元龜目之乃曲道兩離之自娶而與去訟主謂金陵發之按窮其事免官徙廣陵數年會赦求敘理不報遂著叛呈怨詞三十首皆傳俗口國求聞而鳩之死年迫強仕矣

張翊

張翊其先京兆人世緝官緒唐末授任番禺屬劉隱將據交廣棄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已有潭澧挈家

亡入江南至廬陵禾川見廬陵沃壤乃負囊琛以易
產敗而居焉及胡兄弟長力先業能屬文入廣陵先
主輔政以射策中第授武騎尉先主移鎮金陵隨渡
江見知宋齊邱署府中從事嗣主代立例受慶恩求
以帝親投虔州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里人榮之
在任著政績然性褊躁恃才靡寬恕好狎侮同寮陵
暴左右被鳩而卒昔往禾山有大舜二妃廟邑中紫
陽觀新興佛閣碑誌皆胡所撰其文婉麗今猶存焉
弟惟柳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迫成人授蘄州黃梅
尉周世宗下淮南起爲武昌崇陽簿後入選授廬陵

江南野史九

三

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疾作而卒

劉洞

劉洞世居建陽少遊學入廬山師事陳旣學詩精究
其術旣卒而洞猶居二十年長五言詩後主立以詩
百餘篇因左右獻之後主數聞其名喜而覽之其首
篇乃石城懷古詩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
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披卷爲之改容遂不復讀
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依石對不報遂南還廬陵與同
門夏竦相善爲倡和儔侶然洞之詩格清而意古
語新而理粹常自謂得汲仙之遺態但恨不與同時

言詩也或曰先生道旣如是何爲善于竇松乎答曰
吾爲淤泥揚波而已爲虔州節度使陳德誠知重及
金陵將危洞乃爲七言詩大榜路旁云千里長江皆
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卿章奏內陰陰
日暮好沾巾蓋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也開
寶中卒于吉陽山其遺集行於世

林仁肇

林仁肇世爲建陽人仕郡爲裨將兄仁翰爲福州王
延義內兒謂之南廊承旨先福州連重遇殺延義立
朱文進爲王以拒建州王延政時仁翰殺重遇文進

江南野史九

四

以城降仁肇少勇毅膂力絕人與陳鐵齊名身長六
尺餘姿貌壯偉在建州立戰功陷歸金陵嗣主見而
奇之署爲將周師攻淮甸仁肇出援壽春與劉仁贍
相應攻城南大寨斬俘甚衆及復濠州水柵累有戰
功授淮南營屯應援使周師于正陽具浮橋而渡仁
肇帥勇敢之士載芻蕘乘風潛至將燒絕橋道爲返
風所拒火不及發合戰退惟仁肇乘車騎而殿周駙
馬都尉張承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人皆神之自岸
見而射之其所親乃喝曰這漢中口矣仁肇格去永
德曰不知何良將也未易可圖及割地以前官鎮潤

州頗有功能善撫養士卒復與武昌迨周世宗朝李重進據揚州不順太祖征平之既而淮南無屯戍諸郡所守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今宋朝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師必罷敝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取復淮南勢如轉丸縱彼求救亦不及矣臣當據淮對壘而禦之復請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苟事成功濟國家受利不利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二後主懼其無功徒勞社稷乃不從開寶中以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太祖欲平江南患仁

江南野史九

肇勇畧私於仁肇左右竊取其傳神俟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圖何如對曰此似臣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矣又使微指其空館曰斯仁肇之第也後主聞之不知其權遽使鳩殺之不二年王師渡江仁肇少有風疾其息氣頗穢時謂之肺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疑其不穢尋病而卒

江南野史卷九

江南野史卷十

宋 螺川龍 衮 撰

盧絳

盧絳字晉卿世爲南昌人其父唐末仕南平王鍾傳署館驛巡官有子七人絳乃其仲也少好學無不研精頗通大義不能治產業每縱俠與博徒遊初西京作坊副使尹承諤少於後主世獻利便歸吉州與運趨務以資國用路過南昌絳能書計辟爲本務吏數年暇則從屠奔角抵輩飲食無何貧困乃欺竊官緡罪當棄市承諤且發絳懼易儒服逃於塗陽土豪陳

江南野史十

陳章 撰

氏家尋會赦獲免且夕與陳氏諸子學乃雜錄六韜之屬陳知其識度狀貌非儒家流乃謂絳曰吾竊知子頗有謀略今國家方急賢豪非子窮委之時也願厚貨費而遣之絳不獲已而行至豐城爲曩昔交游無賴輩相率飲博數日之間囊橐皆罄遂無聊入南昌兄及母弟皆噓鄙不齒錄遂慙入廬山白鹿洞國學與諸葛濤劇翫等善不聽誦唯以屠販爲事諸生中有篋笥稍豐而吝者則強取之弱者侮之及山下尋有齋於賓道者乃陰持禁物誣之俾出緡帛洞中流輩號爲三害及朱弼新除國子助教疏理其罪絳

送入金陵既至塊然旅邸素無知舊裂裳既匱遂薄
遊京口往來壁澗寒雪薪炭若桂少有膂力乃踰折
箝稱而燒時有守國吏見而壯之延歸既久遭歲飢
吏無以給因伸絳夜躍圍簷自氣樓間入竊官粟數
十往一夕入見長人先立國中絳於是奮搏而束之
乃爲一柱冷若冰鐵頃之失所據乃懼而出遂中疴
疾逾月既乏資給疲瘵且極忽夢一白衣婦人頗有
姿色謂之曰子之疾當食蔗卽愈既詰朝見醫者絳
揣囊乏一錢唯有唐韻一冊遂指易之其人曰吾輩
乃不識字將此安用哀君欲之志切遂貽數挺絳喜

江南野史十

二

而食之至且疾捐資用窘顯常黝黝不自持迫數夕
又夢前白衣婦人謂絳曰妾乃玉真也太尉富貴時
至可詣都城妾有一詩一縑以助行旅十年之後於
孟家陂上必當奉見歌其詞曰清風良月夜深時箕
帚盧郎恨尙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
言訖而去絳驚覺因思其語呼予爲太尉乃惘然又
不測孟家陂之說展轉卧傍果獲其縑由是自負襟
懷豁然入金陵畫策詣後主上疏陳京口至壁澗數
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廣設備禦利害數十事絳素
有口辨敏捷數日未報復爲書詣光政陳喬見之與

語數日遂大奇之因表署爲本院承旨使督百卒任
所陳利便經營制置頗見幹績尋就轉沿江諸屯兵
馬監押兼巡檢使率少年便於舟楫狎習水道者得
馬雄王川軍等數十人立爲偏裨校倅督卒伍號令
日習水戰節以金鼓使知前却示以旌旗指麾行列
部分次序進退如飛時有一艘應命稍稽遂斬其長
復試之可使之蹈巨浪累於海門遮獲越人船舫百
餘艘鹽數萬石獻之後主賞其功遂封爵柱國及王
師渡江克池州急召還授凌波軍都虞候城外沿江
都部署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絳率舟師援之前後

江南野史十

三

與戰都統軍皇甫繼勳與鄭彥華等忌絳功名出已
上說後主遣之出援丹陽絳因率大部舟百艘爲八
字列陣而行曹彬等諷絳所部開圍出之既至京口
舍舟登岸與之三戰越人三北其圍遂解乃以爲潤
州節度使守太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後主
數詔遣還爲左右所阻未幾宣州叛乃投絳節度使
討之遂平其城金陵陷諸城皆下惟絳等不順謀割
據嶺表使建州刺史陳德誠等往諭之過欽州龔慎
儀閉門不納絳怒曰慎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馬
雄攻之城陷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殺既而絳弟奔

太宗詔旨委諭罷兵入朝絳遂聚將校議之王川軍之徒皆厲聲拒命不從絳欲殺弟而行弟乃私謂之日兄今不順詔命乃獨善一身其如老母一族三百口何絳乃與會令先鋒曹翰使賫鐵券至絳乃與馬雄張三十四等數人脫身夜亡餘眾亦潰曹翰使衛送京師既見上問絳曰卿何不早歸朝廷勞朕詔命對曰臣受李煜厚祿只知事李煜未知事陛下上曰李煜已臣妾於朕卿於艸野何俟曰臣聞李煜歸命未受王爵故臣未歸上聞其言頗忠亦有之授冀州團練使既數日入授命曹翰亦入馬雄方俟恩於外

江南野史十

四

時冀慎儀猶子穎見絳雄等以手版擊之遂闕入殿門穎因稱臣叔爲絳及馬雄冤殺上怒方詰絳等曹翰先鋒破宜欵二郡絳未有金帛以賂之因入奏曰盧絳乃一姦賊陛下存之爲幸矣况冀州乃邊境之郡而使有重權不可上命皆斬之絳呼曰陛下以鐵券招臣恕之以不死今以微罪一旦見殺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無信上曰朕爲冀慎儀殺賊而已何負於卿既出乃呼延贊當視行事將至梁門絳遂顧見擁一白衣婦人來宛同昔日夢中因嗟曰玉真夫何至於此乎贊問其故絳乃白其夢將斬之絳曰萬乘

帝王斬一僞署節度使可無壇褥乎贊使馳奏上遂賜之絳復問孟家破持刃者曰斯場是矣因數指道今十年歎曰昔日夢今果驗矣死復何恨玉真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場斬焉絳孫器有文學今登進士第矣

朱令贊

朱令贊不知其先何許人乃大將朱業之從子少隨業征討初署爲小校拳捷善射河目軍中號爲朱深眼後以軍功累爲神衛軍都虞候開寶中林仁瑩鎮南昌數年卒遂以令贊領其郡王師征金陵令贊於

江南野史十

五

潯陽湖口縛大筏萬里載糧軍器凡數十萬戰艘上具爐炭將斷采石磯浮梁以接金陵既成或說之可乘盛夏江流泛溢時便風其勢迅急可以成之令贊不從至冬遂帥水陸數萬進行數日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贊不曉兵機將戰獨乘大航高數十重危簷與親信千人上建大將旗幟指麾而進王師見之聚舟併兵攻之令贊勢蹙遂使火油機以禦之屬北風勢緊迴焰迸星倏忽自焚燎及大筏於是水陸諸軍不戰自潰令贊力窮投火而死旬日煙焰不絕獨其子脫身奔南昌爲節度使柴再用所自是建康失

援而陷矣初軍至石牌營子所爲晝霧昏濛又不見
掌外人望其氣如虹上亘於天眾皆驚爲不祥之兆
也因殺十人不數日遂敗

申屠令堅

申屠令堅山東人自少無賴好博督力絕人晉漢之
間爲盜犯法州郡繫械入京師將至遂賂守吏曰吾
今見不死則爲一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
可飲數甌以爲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
咸師郎等掠淮北眾至千餘人令堅因往與官軍轉
戰殺傷頗眾羣賊勇之後帥師郎出授書春與林仁

江南野史十

六

肇應援劉仁贈同破城南大寨及復濠州大柵時勇
冠軍中左右奮擊前無勁敵因是錄功授神衛軍都
虞候後主立益見親任常居侍從開寶五年除吉州
刺史委以邊務既至糾理軍事完治城池鎮遏邊鄙
頗有節制及建康陷後主委論至命以願命令堅私
約袁州刺史劉茂忠反殺監軍侍其種割據不降未
發而卒令堅未死二年間夜不安寢目或瞑夢與人
鬪戰往往踴而叫呼所畜歌妓十數人常分爲二至
昏而代自夕迨旦令聲樂歌舞宴飲以養假寐而已
及死之夕若中風狂於室內如與人搏擊踰時而絕

劉茂忠

劉茂忠其先彭城人後世徙居廬陵

族實繁江南自嗣主委政之後法令彌弛預

境兩地之民互相侵掠不能禁止茂忠自小

略通

不事產業以豪縱自居亦逐其酋帥日

息夕恣驚剽鄉里利其資貨頗爲人害爲郡邑所捕
屢抵大罪會赦貸死與其徒黨各被繫械於金陵籍
爲官卒時上江郡盜趙晟蕭榮彭先等數部聚其徒
至數百深潛巖穴出恣暴惡郡邑患之官健不習險
阻收捕累年不獲茂忠乃上言乞就擒以自贖因許

江南野史十

七

之歸遂入晟爲先唱掠分財帛多推與之及得衛士
孤虛王遜星禽古候風角之書遂伏而試之皆驗眾
愈信之因熟往還其間約束爲內應一旦掩擊殆盡
榮等屢戰平之時廬陵鷓鴣洞盜有吳先者乃故縣
胥獨奸猾凡計誘皆莫之信捕之不獲茂忠遂報所
親信二人詐得罪奔先示以創先果信而勿疑未逾
月斬先首其徒遂潰州里慶之呼劉小僕射郡錄功
復入金陵後主署吉州在城兵馬都押衙錫資優厚
復遣還與郡守同修營版築眾迫萬數皆悅從之役
未期而就復召入投袁州萍鄉制置使委以捍湘潭

之境既至撫緝士庶明法令騎步精練若指諸掌王師初圍金陵茂忠撫巡界上因與兵緝獲無何遂默出界而潭人知茂忠怒乘勢掠至澧陵而還時潭衛巡檢使祖洎其副梁謀欲謀執仇議取冬至日茂忠必醮會乃帥步騎及率白面潭民追數千而至綠邊營柵皆遁望樓烽煙驟起報騎亦至茂忠乃會羣吏議眾恟恟不能謀惟茂忠顏色自若因命酒既數行報騎又至眾請行茂忠笑謂之曰今日將肝如出師則主將不利遂使間道往設伏兵焚縹橋渡然後躬振甲冑帶鎗伏縹亭午而行十許里與潭師遇遂合

江南野史十

八

戰迫哺勝負之勢未決茂忠乃舍騎自步奔鋼親入少却因乘勝急擊眾大奔潰退遇伏兵橋道既絕赴水溺者幾盡茂忠先購軍中獲酋長者生致之時祖獲逸有持梁而至者茂忠令釋縛以軍禮相見然後館之如賓及生得潭人乃指梁曰此國家小嘍羅也迨旬餘使轉資於金陵至南昌爲郡節所害後主嘉茂忠功績遷袁州刺史其餘軍佐僚屬進職有差尋以建康不守後主爲虜時吉州刺史申屠令堅藉之以抗不順屬令堅死而事寢因釋甲將去袁入朝應郡府公籍二除賦外其餘科率軍旅版牘並命焚之

冀期更甚袁人賴焉行舟次淮汴修謁稱袁州刺史諸主口岸者朱供奉見乃擲鏡刺於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仍刺史爲令具勝帖乃將陞其廳署復叱之曰令闕衣執杖庭參既至京師太祖曰朕平江南何掠朕邊邑而殘賊士卒茂忠對曰臣事李煜唯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當殞身不顧上嘉其誠怒待之頗厚乃授登州刺史之任既至未幾會前主岸供奉抵罪貶爲郡將公見其來亦不之憾令就職日兩衙俾立墀下供奉逾月慚死在郡廉幹頗有政理迨太宗嗣位在賭博有露左遷分司西京未幾

江南野史十

九

會赦復責任闕者昔茂忠徵時常所持劍將有闕數必宿而鳴卽至殺戮乃與潭師戰親操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脇迨百餘輩因敗其膊時遇陰霾卽加痛楚至是疾作臂不舉病數日卒追贈某官茂忠本名徹後主以犯漢武諱爲改焉在江南日雖軍務繁劇處置無滯然延接下士不但儒術皆掛讓周聘詢訪時務無不盡禮門館常盈或時飲譙武僚相伴刺袁日郡君生一女處金陵城陷爲兵人所掠在師茂忠使女僕入諸營部託鬻衣而竊求之逆表聞取還既至皆喜因暑夕與庭下月坐茂忠方據案

忽見一人自外躍劍刺之茂忠以案自捍連舉數四而案道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之送軍巡司按訊斬之乃昔掠女兵也初潭師與其間有貪佞好勇者皆先投祖梁署以泮鄉令簿之秩及敗溺不還至今孤幼猶哭且怨茂忠焉

江南野史十

十

江南野史卷十

江南野史附錄

宋史藝文志龍衮江南野史二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江南野史二十卷右皇朝龍

衮撰凡八十四傳

鄭樵通志龍衮江南野史二十卷

焦竑經籍志宋龍衮江南野史十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龍衮江南野史十卷記南唐君

臣事蹟頗詳其行文亦勝雅有致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江南野史十卷右宋螺川龍

衮撰亦載南唐三主及三十一臣之事仿紀傳體

江南野史附錄

爲之

朱彛尊跋曰江南野史鄭樵通志載有二十卷此

本止錄十卷當再於別志察之今按宋史及晁志

俱作二十卷共八十四傳則所傳似非足本也

江南野史附錄

江南野史校勘記

卷三

二頁五行率字疑衍十三行以視二字疑有誤

十頁一行宮口二字疑有誤

卷四

首頁八行活字疑誤 四頁一行狂字疑誤末行一

匪有誤 五頁十五行混然而得句有誤

卷五

首頁六行亡之下疑脫唐字 三頁七行師舟刺疑

帥舟師之譌

江南野史校勘記

卷六

四頁七行不字日字均疑有誤

卷七

六頁十二行主上當脫嗣字十三行王當作嗣主

七頁十六行大下疑脫書字

卷八

二頁十三行一恩誤 六頁十行皆為數之有誤十

三行朝原作明 七頁十五行句原誤作書

卷九

首頁十五行勝字降字均疑有誤 四頁二行漏泥

原作泪泪

卷十

首頁四行南昌人陸游南唐書十國春秋均作宜春

八八行運過務十國春秋作回運務十六行山字下

原空五格據十國春秋補白鹿洞三字十七行販下

原空一格事下原空二格十九行尋下原空一格

二頁九行囊下原空四格十行乃下原空三格 三

頁三行檢下原空四格率誤作卒四行軍下原空四

格六行進下原空四格退誤作運十一行與下脫戰

字 四頁十行棧下原空四格十一行頽下原空三

江南野史校勘記

格十二行絳下原空四格十三行有下原空三格十

四行幸下原空四格十五行之下原空一格十六行

以下脫不字 五頁八行河目南唐書作鷹目十九

行日下原空十格末行用下原空二格 六頁首行

所下原空四格二行天下原空四格七行見字疑若

字之譌十九行以下原空十二格 七頁十三行其

下原空一格十四行之下原空五格十五行獨下原

空五格 八頁十行鑑誤錄 九頁五行燈下原空

一格六行上誤作十下原空三格十行枉賭博有露

句疑誤十一行闕者二字疑衍 十國春秋朱令贊

軍至石牌昏霧畫集如幕覆營不復見掌六頁首行
據此補

江南野史校勘記

三

右龍衮野史十卷各家書目均不詳其爵里唯絳雲樓目注云衮字君章江西人其屬江西何郡縣不能明也今據陳仲魚精鈔本付刊陳本卷首題螺川龍衮誤能改齋漫錄謂螺川即吉州吉安府志載衮為永新人當得其實朱竹垞疑此本非完書蓋自明焦竑作經籍志時即缺其半其後續百川學海易名為江南野錄說鄂仍之益刪節簡陋不足觀余嘗取此本與振綺堂明鈔本互校無甚異同其脫誤處據南唐書十國春秋畧加補正視舊本差完書目答問著有函海本者誤也丙辰九月重陽前二日新昌胡思敬跋

江南野史跋

一

江南別錄

江南別錄提要

江南別錄一卷宋陳彭年撰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太平興國中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參知政事諡曰文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所記爲南唐義祖烈祖元宗後主四代事實時湯悅徐鉉等奉詔撰江南錄彭年是編蓋私相纂述以補所未備故以別錄爲名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俱作四卷當以一代爲一卷此本一卷疑後人所合併也其書頗好語怪如徐知誨妻呂氏爲祟陳仁杲神助戰趙希操聞鬼語諸條皆體近稗官又元宗初名景通卽位後改名璟旣稱臣于周避周諱又改名景而此書乃謂初名景與史不合又烈祖遷吳讓皇

江南別錄提要

于潤州一年而殂又一年始遷其族于秦州而此書併敘于烈祖受禪之物端緒亦未分明然其他可取者多蓋彭年年十三卽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輩所賞李後主嘗召入宮中令與其子仲宣遊處故於李氏有國時事見聞最詳又冊府元龜亦彭年所預輯其僭僞部中李昇一條稱昇自云永王璘之裔未免附會此書但言唐之宗室亦深得傳疑之義以資治通鑑相參校其爲司馬光所採用者甚夥固異乎傳聞影響之說也

宋 陳 彭 年 撰

義祖徐氏諱温烈祖之義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爲徐噉吳武王時淮南勁兵數萬號黑雲長劔義祖爲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同爲衙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御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使待諸子長也吳武王不答顥與義祖曰王親犯矢石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爲王倘楊氏無兒有女亦可況未至此吳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死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渥嗣立是爲景王景王所爲不道居父喪中掘地爲室以作音樂夜然燭擊毬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

江南別錄

數萬或單馬出遊從者不知所詣奔走道路義祖與顥承間泣諫景王怒曰爾謂我不中何不殺我自爲顥對曰某曾受先王恩安敢生此心又景王親吏皆恃勢陵顥等顥不平遂有爲亂之意景王晨興視事顥擁百餘人持長刀直進景王驚曰爾等果殺我耶顥曰非敢殺王殺王之左右不忠良者殺數十人而止諸將非其黨者相次殺誅月餘殺景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隆演是爲宣王初顥與義祖約試歷而其立嚴可求地臣于梁至是顥欲背約自誅顥自爲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時藩郡守將皆武王勳謂爲所制心不能服宣州李遇謂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日何忽乃爾遇不自安遂反及敗長賤百口皆死自是諸將

屏氣矣李德誠爲潤州秉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江比明德誠盟激兵已入城除德誠爲江州德誠惶怖卽路惟懷皆不及取至江州懼禍未已令子繼勳來謁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爲惡人也以女妻之移德誠于信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素驕暴不奉法與宣王泛舟濁河酒酣宣王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十人遣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主又且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于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于舍後瑾出鎮泗州往辭知訓知訓約至瑾家爲別及至瑾

江南別錄

令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踏斬其首入謁宣王曰爲國去賊爲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強兵皆在建鄴宣王恐事不濟以衣障面曰此事阿舅自爲勿累於我退走入內宣王出于朱氏故舅呼瑾瑾怒曰妾子不足與語誤我大事遂自殺烈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寧謐時楊氏猶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義祖權柄雖重而名數猶卑遂請建國改號自爲都統封齊王未幾隆演卒弟溥立是爲讓皇三年莊宗克梁遣使來告義祖曰沙陀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逆告之曰若以敵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齋詔來使者盤桓果具驛書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川敵國之禮書曰唐皇帝謹命書與吳國主吳遣司農卿盧蘋北助

李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是夜宣王殂宮中以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而入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溥宣王之弟也義祖雖總大兵而身在外朝政皆適稟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爲己害而烈祖勤于侍養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夫人於烈祖鍾愛尤切常曰我家貧賤時養此兒今日富貴負之非人理也知詢又死知詢尙少因以大政委焉及問玠之謀深以爲不宜烈祖亦不自安求爲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爲相其夕宋齊邱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喪書至而義祖殂義祖晚有

江南別錄

三

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蹶將卒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葯無效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爲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輸誠于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上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爲左統軍盡奪其兵知詢而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爲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耳爾爲人臣而畜乘輿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頻見呂氏爲祟請僧誦

經亦見之僧爲陳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知詢之敗知誨有力焉烈祖德之以爲江西至鎮歲餘不見呂氏心中甚喜有家人自淮南歸于江心遇綵舟有婦人乃呂氏也召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又以繡履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爾詐此殞時物用以爲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知誨熟視之未畢呂氏已在側曰爾謂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代之遇其喪于中途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子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遂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專掌浮屠脩造之任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爲首

江南別錄

四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爲義祖所養有相者謂義祖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夢爲人引臨大水中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獲一龍而寤明旦乃得烈祖烈祖奉義祖以孝聞嘗從義祖征伐有不知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外義祖驚曰爾在此耶烈祖泣曰爲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非理犯累爲樓船指揮使宋齊邱者父爲江西鍾傅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于謁而無紙墨行歎道中有媼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如此齊邱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耶時至此不遣郎有所闕也齊邱感之及貴納爲正室騎將姚洞天薦于烈祖烈祖奇其才

與爲布衣交動靜皆與之謀後烈祖除昇州刺史辟齊邱爲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爲潤州烈祖意求宣州聞命不樂宋齊邱曰今三郎亂政敗在朝夕京口去淮南隔一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天贊也三郎知訓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鎮定中外以待義祖之至義祖以己子既弗克負荷用烈祖猶愈于他人因留輔政先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爲乞子與諸弟夜飲遣召烈祖烈祖不至知訓怒曰不喫酒喫劔乎餘皆類此及敗知訓宅中有土室封閉甚固烈祖請義祖開視其中緝圖義祖之形而身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袞冕南面視朝義祖唾曰狗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怒遂少解死者猶數家烈祖得政

江南別錄

五

以愛民節用爲本甚得當時之譽吳宣王卽尊位烈祖當相而敦舊有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大乃以左僕射參國政時諸國交兵江淮爲強盛烈祖增修法度人獲又安識者歸心焉義祖知詢以罪廢大政由己矣數歲出鎮建鄴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長子景通居中輔政宋齊邱王謨皆爲相孫晟自中原來奔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卒李建勳來歸帳府遂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受禪之日白雀見於庭江西楊化爲李信州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號唐立高祖已下七廟尊吳主爲讓皇信州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氏舊老上言吳王已遜位宜依魏晉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邸烈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已乃徙讓皇于丹徒

遷諸楊于秦州初吳武王諱行密謂杏爲甜梅及是復呼爲杏故老有泣下者烈祖曰于勤政殿視政有言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千里之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通爲皇太子王表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以大元帥總百揆信王景遷先娶德誠之女中興後有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以南平爲氏南平德誠所封也景遷母种氏晚歲尤承恩寵宋后罕得接見烈祖幸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承間言景遷之才可代爲嗣烈祖作色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立嫁之烈祖祖宋后欲甘心數四賴元宗保全之烈祖服大丹藥發而祖大漸嗜元宗指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也中書侍郎

江南別錄

六

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叟曰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爲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遂寢元宗卽位謂夷叟曰疾風勁草卿之謂也

元宗諱瑒烈祖長子也初名景幼時爲義祖所器常曰諸孫中此子特貴虔州刺史鍾泰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繩其罪義祖曰昔無章吾已死於顛手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章之力也背之豈人理乃令以章女配元宗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卽光穆皇后也元宗起家尚書郎吳讓皇稱之曰朕諸子皆不及也烈祖出鎮建鄴以元宗居中輔政甚得

則舉烈祖卽位爲大元帥總百揆烈祖遜于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袞冕衣之曰大行陛下以神器之重昇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承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行遂不改詔立皇弟景遂爲皇太弟馮延巳自元帥掌書記爲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與建州之役延巳曰士以文行飭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要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情待循資宰相也始王氏政亂聞人聞我師之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其苦思効順者解體矣陳覺爲招討使矯

江南別錄

七

制進圍福州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以爲實令王崇文爲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違貳崇文不能制會錢唐以兵數千來救我師不戰而潰詔鎖覺及延魯赴建鄴既至尋赦其罪始馬殷據湖南并桂管之地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自永州赴喪判官李恒臯知欲爲變未至以爲朗州節度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少弟希崇又廢希萼自立幽希萼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匡凝以部曲數百人劫希萼于道奉爲衡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衆萬人希崇遣使求救于我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鐫督兵赴授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希萼皆降餘郡相次歸附乘亂取廣南桂管之地朗州劉言亦自爲刺史命將軍李

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將軍張魯屯零陵以圖桂州鐫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國四方聞之以爲神鐫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順鐫不爲備歲餘朗州土豪王逵襲殺建期進逼長沙奉言爲主言不能制鐫棄城遁歸諸郡皆沒唯營全軍而回周師南伐進逼壽州劉彥貞督兵北征戰敗于正陽死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唐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隋故將陳仁果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果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唐之陣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爲江州節度使冊仁果帝號謚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爲介晟至汴京謂崇質曰吾觀事勢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爲謀乃白

江南別錄

八

世宗遣崇質歸計事會鍾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求和宋齊邱深惡德明使崇質異其言乃以賣國誅德明世宗召晟責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克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城下見劉仁贍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曠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汴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旣而泗州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太弟景遂回請歸藩立長子冀爲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人衆以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國政盡付宋齊邱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寧

隱忍不發鍾謨自汴京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竊國理不可容遂誅覺幽齊邱于青陽尋亦卒謚醜謬謨使回爲禮部侍郎任用權傾中外與信州刺史張巒有舊巒入爲天德軍使每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止給事中唐鑑密言恐有他變宜先圖之會太子冀葬謨固請數辯以所部兵馬爲京城巡徼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貶于饒州繼死巒亦黜爲宣州副使元宗刃于南都南都豫章也太子卽位於建鄴梓宮至自南都羣臣表請殯于別宮後主下詔不許哭甚哀切乃殯于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爾識東朝官家南嶽眞君不知也

江南別錄

九

母兄冀爲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典籍自娛未嘗干預時政冀卒立爲太子元宗幸南都後主監國於建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殂哀毀過禮卽位立妃周氏爲后句容尉張悌上書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後主手詔慰諭徵爲監察御史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毀骨立杖然後起立后妹爲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長月餘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佑旣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狎上表言左右

皆姦邪不誅爲亂在卽後主手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構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誅佑平思之踰月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立庶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興置時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好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風元宗稱臣于周惟去尊號用周正朔其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卽位始衣紫袍王師屯漢陽鄂州楊守中以聞人心大恟乃下制貶損臺省名號並皆改易王皆降封公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質後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鵠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

江南別錄

十

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南伐之謀兆于此矣後主徵知之遣使願受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迥來聘從容謂後主曰今冬有柴燎之禮國王當來助祭後主唯唯不答秋初中書舍人李穆齎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園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荆湘惟候穆之反命後主旣不赴召遂決進取九月舟師自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奪氣樊若水父保大末爲漢陽縣令父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汴京上書太祖謂之有才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雖得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艱阻若水請于采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悉兵來圍

常州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成禮劫萬誠以降而天兵已屯于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又進圍潤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廂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後主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勉副孤心澄泣涕奉別歸家盡罄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多難當散此以圖勲業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唐兵初至營備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勝則可不勝則立爲虜矣救至然後圍戰後主又命盧絳爲援絳至錢唐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固守累月自相猜忌初絳怒一裨將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

江南別錄

七

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奈緣某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且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越城而出明日澄徧召將卒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于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于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建鄴初圍後主遣使徵上江兵入援以建昌軍制置使朱贊爲統將時勝兵數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累促之至皖口方交戰船爲天兵所圍贊自救之被執餘兵皆潰建鄴受圍經歲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藉惟恃此救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出降者相繼或云贊已敗死後主猶謂不實城陷後主

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元宗後主皆妙于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城將陷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軼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至汴京二歲卒南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卽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王何以爲理一曰吾聞新王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王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于音律樂曲有念冢山親演其聲爲念冢山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泰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正殿御座論者以鞋者履也履與李同言李

江南別錄

七

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雜說百篇行于代時人以爲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與弟錯同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衡士龍焉錯字楚金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諡爲文後主文集錯爲之序新說又鉉爲序鉉著質論十餘篇後主宸筆冠篇儒者榮之

江南別錄終

皇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著雍執徐陽月昭文張海鵬較梓

南唐拾遺記

南唐拾遺記

明 錢塘毛先舒稚黃纂

叙曰子觀李後主雅好儒學善文章繼統江南屢有美政惜其智略不優而喜游宴又湎于酒遂以亡國然非有吳主皓東昏侯之酷虐淫酗亡度也歸命之後謂宜優饒小詞何罪致慘禍以死無乃宋人實甚子讀馬令陸游諸公所撰著及他外紀所載竊悲之嗟乎煜未爲太子時以兄冀性嚴忌獨遠嫌避跡執喪哀過其禮可不謂孝友出天性者哉太宗號宋英學海類編 六 南唐拾遺記 一 史參

主然太祖十月崩十二月卽改元傳位後致弟姪俱不得其死開寶皇后崩羣臣不成服天倫之際慙德實多故迹成敗以議而賢否繫之非篤論也子故略采江南遺事諸不見正史者附於馬陸二書鄭文實近事陳彭年別錄及陳寔唐餘記傳之後名曰南唐拾遺記以備覽古者之蒐擇且以懲喪失家國者不必盡極亂之主而不能自強于爲政雖才華明敏爲守文令辟亦終不免辱於銜壁云

宋英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征淮南駐蹕

正陽偪壽州時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略滁州滁四面皆大山去州三十里爲清流關則平川而又有西淵在滁城西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而滁州其控扼地且欲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將兵十萬扼其地藝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師入憩滁州藝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再至問邨人云鎮州趙學究在邨教學多智計邨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學海類編 二 南唐拾遺記 史參

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者也藝祖大喜且要學究爲導學究亦不辭遣人導之卽夜出小路行軍皆跨馬浮西淵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而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環甲與藝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旣被擒或謂周師且大至城中亂自相蹂踐死亡不可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須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旣破則壽爲孤軍故周人得以擒仁贍自破滁州始也暉擒送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贊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學海類編 三 南唐拾遺記 史參

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建原廟於滁而殿名曰端命以太祖歷試於周王業自此而始故號曰端命蓋宋之鎬沛也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蓋建策自滁州始也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栖霞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嘆以爲至言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學海類編 一〇 南唐拾遺記 四 史參

僧德明云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

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采照物每縱轡青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于時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欲爲相者屢矣爲宋齊丘深忌之終不大用

韓熙載好謔浪有投費太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熏之俟其人來乃故出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

周世宗時陶尙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盃地及旦以書來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江南徐鉉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貓事鉉疏得二十事鉉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楚金錯字也

學海類編 一〇 南唐拾遺記 五 史參

孫晟爲南唐尙書郎國主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壟之閒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相第耶舉坐莫喻其旨明年晟拜御史大夫旬日果正台席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飲以醇酒至問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誘毀反間之詞帝大怒責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後問唐虛實又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勅賜相公

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許令爲婚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箒堂前治地熟視窳處點然淚流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尙未改也鍾離君驚問其父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鍾離君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遂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廩

學海類編

南唐拾遺記

六

史參

篋先求婚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辦具送遺許答書曰選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先舒按是條語林德行之科也然鍾許兩家自爲婚前令之女不忠無匹輟廩爲贈可謂慕義何緣易婚子入致女改行是鍾離之女無罪而見擇于夫許氏之子無故而化離其婦若二令者蓋貪讓豆之小名忘入網之篤誼何氏不列於紀漏而躋之德行昧鑑裁矣

江南徐諤得畫牛畫齧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甯曰南倭海水或減則微露灘磧倭人拾方諸蚌殼中有餘淚數滴符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單皆奇之

先舒案此事見清波雜誌又見語林作徐知諤又稱贊甯云云諸學士皆以爲無稽贊甯曰見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于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學海類編

南唐拾遺記

七

史參

李煜在國微行倡家遇一僧張席其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去僧妓竟不知是煜煜嘗密語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先舒按此事見清異錄是錄所載又有相國寺比丘澄暉事院牌勅賜雙飛之寺與此略同疑一事也宋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衣紗帽先見美設拜美答之次見彬設拜彬使人語之曰介胄在

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彬美先登舟召煜飲茶舟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儀衛甚盛時獨登舟徘徊不能進彬命左右掖而登焉旣一啜茶彬謂煜趣歸辦裝詰旦會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美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彬曰適來獨木版尙不能前畏死甚也旣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復死眾皆服其識量云

太祖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彬潘鄭王美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殺人彬美兵臨其國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學海類編 二 南唐拾遺記 八 史參

立威太祖覽之怒批其所奏曰朕甯不得江南不可妄殺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之相感如此

南唐胡則守江南堅壁不下曹翰攻之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上書一絕句云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宋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篇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指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

滿懷之風何足尙耶

李煜歸宋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時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

李後主歸宋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云云情思悽惋未久下世

學海類編 二 南唐拾遺記 九 史參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鉉曾見李煜否鉉對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之但言朕令卿往可矣鉉遂徑往望門下馬一老卒守門鉉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相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入報鉉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李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是禮鉉引椅少偏後主相持大笑乃坐已默不言忽長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

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南唐後主薨太宗召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者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爲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文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有云東鄰搆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學海類編 二 南唐拾遺記 十 史參

媪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佖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必常分俸贈給焉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璟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氏爲武彊都監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一公主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宋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

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於石有太甯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先舒按李景卽元宗璟初名馬令陸游兩南唐書俱云初名景通陳彭年江南別錄乃云初名景此事見游避暑漫抄及據別錄與己書矛盾其亦失考之故耶中載芳儀曲調頗蕪冗今記刪之

宋伐江南時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學海類編 二 南唐拾遺記 十一 史參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宋太宗禁中間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得之君玉卒子孫不能保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愴惋所記止此

徐錯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耶
徐常侍銓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
司馬而卒於邠州銓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
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誥勅備存甚多客嘗過求觀
之有自江南入宋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
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纒逾尺前聳三十六峰皆大
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
硯山流轉數十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

學海類編

南唐拾遺記

十一

史參

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雅稱好事甘露
寺下竝江一古基多羣木晉唐人所居蘇有宅焉米欲
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爲
之和會蘇米竟相易後號海岳庵者是也硯山藏蘇氏
未幾索入九禁矣

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宋國姓也是時藝
祖方授命言天水碧者時謂逼迫之兆已宋師果下建
業及政和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有識者
甚惡之未幾大戎寒盟亦逼迫之兆也

世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
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
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
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辨之
遂爲熙載矣

宋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熙載令館伴驛中膳六朝
書半年乃畢穀見秦蒨蘭遂敗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
之明日中主燕穀穀毅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秦蒨
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
學海類編

南唐拾遺記

十三

史參

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
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李煜既降宋太
祖嘗因燕煜顧近臣曰當不忝作一翰林學士
南唐張迥苦吟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

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謂爲韓君輕格

江南晚祀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縷金
於面皆淡粧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粧

李後主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
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山神 字金鳳 嬰王